

說郛卷第四

墨娥漫錄 十五卷

風土記

越俗飲宴卽鼓盤以爲樂取大素關盤以廣尺六者抱其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舞者應節而舞

陽羨縣東有大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云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脈

關中記

長安地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龍首山土爲城又諸臺關亦爾

鍾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

昆明池曰神靈沼堯治水訖停舡此池蓋堯已有池漢代因特深

廣之

河東記

博陵王崔元暉曾孫照大和八年九月中因疾死王追去至判官所有一大樓入門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名列於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屬姓名

開京雜記作鐵榜

益州記

江由左擔道按圖在陰平縣北於城都爲西注曰其道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

益州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蜀故宮號錦里雁橋東君平賣卜土臺高數丈

梁州記

武侯壘東南有定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墓令軍士不得於墓芻牧樵采今松柏碑銘儼然

沔陽城在漢水南舊蕭何所築也劉備爲漢王權住此城盟於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會稽記

餘姚縣南百里有太平山山形似繖四角各生一種木木不雜揉三陽之辰華卉代發縣東北六十里有土城山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諸暨羅山賣薪女西施先教習於土城山山邊有石云是西施澣紗石

赤城山石色皆赤狀似雲霞縣靈千仞謂之瀑布飛流洒散冬夏不竭山內則有天台靈岳玉室瑤臺

三齊略記

堯山在廣固城西七十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

臺城東南有蒲臺臺高八丈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索馬至今蒲

生猶繁似水楊而堪爲箭

始皇作石塘欲邊海看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陽城山石盡起立巖巖東傾狀如相隨行

荊州記

緣城邊隄悉植細柳綠條散風清陰交陌

雁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雁飛天欲雨輒聞鼓角簫管之聲

始興記

郡東有王山草木滋茂衆石澄澈

秦桂陽縣閣下鼓自奔逸於臨武因名聖鼓今臨武有聖鼓城也

南嶽記

衡山之岡有石室有古人住處有刀鋸銅錘及香爐

涼州記

呂纂咸寧三年胡人發張駿冢得玉簫玉尊玉笛瑪瑙鍾榼

丹陽記

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昔伶倫采竹嶠谷其後惟此簫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鼓吹山今慈湖成常禁采之王褒洞簫卽稱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

齊地記

不夜城在陽建東南蓋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異之也

太康地記

并州不以衡水爲號又不以恆山爲名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乎犂魏趙謂之三晉并冀二州是其地也

青州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也故以爲名

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擁闕故取名焉

奉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大壇於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

豫章記

望秦縣有一石室入室十餘里有水廣十數步清淺遊者伐竹爲筏以過水幽邃無極莫能究其源出好鍾乳

松陽門內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舉樹盡枯死永嘉中一旦忽更榮茂大興中元皇帝果繼大業

廣州記

廣州廳梁上畫五羊又作五穀囊隨羊懸之云昔高固爲楚王相五羊銜穀萃於楚庭故圖其像爲瑞六國時廣州屬楚廣州城北有馬鞍崗秦時瞻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此崗地中出血鑿處猶在

南康記

南康縣有歸義山去縣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數丈遠望嵯峨靈闕騰空故老謂之神闕

湘中記

九疑山在營道縣北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

衡山近望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

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太守至官常遣戶曹致祀則如聞絃歌之聲湘水至清雖深五六尺見底了了然其石子如擣菹大五色鮮明白砂如霜雪

營水洧水灌水祁水舂水永水來水米水淥水連水倒水瀉水白水資水皆注湘

荊州記

雁塞北接陽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雁飛翥至此卽回翼唯一處稍下每雁飛達則矯翮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雁塞

武陵武陽縣有石帆山若數百幅帆

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湍紆迴途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莫宿黃牛三日三莫黃牛如故

巴東有一折柱孤直高三丈大十圍傳云是公孫述樓柱破之血出枯而不朽

宜都記

自西陵泝江西北三十里入峽

山行周迴隱映如絕復通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也

鄴中記

石季龍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采畫列仙奇鳥異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畫而綵地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季龍出以扇夾乘輿

石勒諱胡胡物皆改名胡餅曰麻餅胡葵曰香葵胡豆曰國豆

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季龍以爲夫人

秦州記

金城郡漢元始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

三秦記

秦名天子塚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潯陽記

潯陽城東門通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疏一符投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

廬山西南有康王谷又有北嶺

襄陽記

黃承彥者高爽鬪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某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謂可聽立廟於成都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於是始從之

世紀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旋軍而還

番禺雜記

唐鄭熊

番禺二山名廣州昔有五仙騎羊而至遂名五羊嶺表或見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母

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西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西京雜記

祕書省監號宰相病坊少號給舍病坊丞大著號省郎病坊祕書

郎及小著號察官病坊

李藩未第有僧告曰公是紗籠中人藩問故曰凡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紗籠護之藩後果至台輔

進士放榜後須有一人謝世名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

都省都堂門外大槐謂之音聲樹欲除拜僕射則此槐必有聲如歌曲

大赦於金雞口銜敕宣政衙鼓樓上雞鳴六人至日同以索上雞竿爭口中敕爭得者月給俸三石謂之雞粟

京兆尹新上老吏多於石橋上看行馬以下其行事若上橋馬行速此尹必善若馬行滯此尹必嚴惡甚驗

廬山記

宋陳舜俞

青湓山有井形如盆因號盆水城曰湓城浦曰湓浦江州故有湓

江

匡俗先生姓匡名俗商周之際遜世隱居廬山故曰匡廬
吳郡太守張公直過子女觀祠婢指女戲神像公直夢神致聘怖
而遽發中流舡不行其家人驚曰豈愛一女令閨門受禍公直不
忍其妻遂以兄女代之公直怒曰吾何而目於當世復下己女於
水中而將渡遙見二女於岸側旁有一吏曰吾廬山君主簿敬君
之義悉還二女皆無患

青城山記

青城山一名赤城山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國山亦爲第五洞寶仙
九室之天羣峰崦互相連接靈仙所宅祥異甚多

福地記云青城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圍五千里有甘露芝草天池
醴泉

青城觀北上十餘里有亭臺孤聳獨秀霞表名曰軒轅臺下望山
如螳垤焉連抱之樹有若薺也此臺非得仙之人不可居之

青城山觀前有靈燈齋日必見或五或六亦無定數嘗因玄宗敕道士王仙卿就黃帝壇修醮其燈徧山僖宗幸蜀之年山中修靈寶道場周天大醮神燈千餘輝灼林表

嵩高山記

嵩高山下岩中有石室中有自然經畫自然飲食

嵩高山上有石室前有石柱柱上有石脂滴下人服一合得仙

嵩山東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黃茂自中國喪亂百姓饑饉皆資此爲命人人充飽而杏不盡

華山記

華山高岩四合重嶺秀起上有石池北有石鼓老父相傳嘗聞其鳴山頂池中生千葉蓮服之羽化因名華山也

羅浮山記

羅浮者蓋總稱也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曾

城博羅二縣之境舊說羅浮高三千丈七十石室七十長溪神禽玉樹之所在山中莖蒲一寸甘節

西征記

金鄉焦氏山數百里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人形像皆刻石紀之

嵩高山東太室西少室相去七十里嵩高總名也

洛陽建春門外迎道北有白社董威輩所住也去門二里白社有牛馬市卽嵇公臨刑處也

北征記

彭城城北六里有山臨泗水有宋桓魋石槨有奇石隱起龜龍麟鳳之形

柏谷谷邑也漢武帝微行至此爲老父所窘者也谷中無迴車地

夾以高原柏林陰藹窮日幽暗殆弗覩陽景

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聞本一山巨靈所開今
睹手跡於華山腳跡在首陽山下

山陽縣城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爲田墟而父老
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成都古今記

趙朴

張儀樓高百尺初張儀築城雖因神龜然亦順江山之形以城勢
稍偏故作樓以定南北

海棠樓李回所建以會僚佐議事裴坦爲之記

望妃樓在子城西北隅亦名西樓開明以妃墓在武擔山爲此樓
以望之

紅樓先主所建綵繪華侈初潁川人華洪隨先主入蜀賜姓王名
宗侃至是造紅樓城中人相率來觀曰看畫紅樓先主以爲應華

洪之讖乃誅之

錦樓在龜城山前臨大江下瞰井邑西眺雪嶺東望長松白敏中常賦詩於其上舊記云路岩所建非也岩在敏中之後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入嘗太廟行事攜妓而往夢老人責之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覺而告人曰九十者賜我壽也封璉戲之曰九十字行書卒字不旬日果卒

西蜀聖壽寺僧楚安妙畫山水須一季以來方就一扇收得其筆謂之筆寶

王生聞樂言凶吉無不中者嘗遊樂市聞五門奏樂不知涕之無從出告人曰嚮淳化甲午年方罹寇難今茲樂聲又將有甲午之變至明年正月王均叛

益之爲言阨也言其地險阨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

玄中記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燠焉水灌而不已惡燠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卽消

東南有桃都山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十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卽鳴天下雞皆隨之

南山有炎山焉行人以正二三月行過此山取下水木以爲薪然之無焰取其皮績之爲浣布

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槿花

燕北雜記

武珪

契丹見旋風合眼望空取鞭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刻七聲

呼種田爲提烈契丹富豪民要裹頭巾納牛駝七十頭馬一百匹以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卽不出

番兵每遇午日如不逢兵亦須排陣望西大喊十聲音午是番家大王之日

北界漢兒多爲契丹凌辱罵作十里鼻十里鼻奴婢也

述異記

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其死也頭爲五岳目爲日月脂膈爲江海毛髮爲草木一云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一云泣爲江河氣爲風雷喜爲晴怒爲雨

漢武帝時未央宮樑上一老翁長八九寸僂步至帝前叩頭仰視屋俯視帝腳忽不見駭懼東方朔曰土木之精也陛下頻起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後視陛下足者願宮室足於此不更造帝乃息役後武帝幸瓠子河聞水底弦歌聲有老翁凌波而出乃未央宮所見梁上翁也帝日向所聞樂是公等奏耶對曰臣前歸訴蒙陛下息斤斧得全其居故相慶樂耳遂奏樂獻洞穴赤蚌

明珠

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狀如豬羊繆公逢二童子曰此名媪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柏木穿其首卽死故今種松柏在墓上以防其害也

列禦寇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歸於八荒立秋日遊於風穴風至則草木皆生去則草水搖落謂之離合風

天台山有杏花六出而五色號仙人杏杜陵有金李仲山有縹李其大如拳一李二色

南海中有鮫人室居水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珠出也南海有龍綃宮泉織綃之處也

水際謂之步吳人賣瓜於江畔因名瓜步江吳中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吳楚間謂浦爲步語訛耳

廣異記

唐戴孚

校書郎字續州隸事憲軍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堅掘後忽見一白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肉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讎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無奈之何暨明失所在

乾元中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倘有切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酺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鬼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旁給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

醒

劉彥回父爲湘州刺史有下僚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彥回

父羣官畢賀云得此龜壽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自騎馬送龜卻至坑所後彥回父亡彥回爲房州司士之官屬山水汎濫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俄有大龜引路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地得免水難其夕彥回夢龜曰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

辰州有射豬逐入石室見老翁問何故射吾豬對以傷禾翁卽呼一童責之曰何不謹門令豬出射豬者問何人童子答曰此河上翁帝使爲諸仙講易我卽王弼受易未通遂罰守門

有神降於鄭浣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溼衣折得蓮花渾忘卻卻將荷葉蓋頭歸

宗詳案後二則二十卷本未見

乘異錄

張士傑客壽陽被酒歷淮濱入龍祠見後帳龍女塑像甚美乃爲桐葉題詩投帳中曰我是夢中傳采筆書於葉上寄朝雲忽見舍有美女士傑逕詣置酒女吟日落帆且泊小沙灘霜月無波海上

寒若向江湖得消息爲傳風木到長安士傑昏醉既醒孤坐於廟門之右小女奴曰娘子傳語還君桐葉勿復置念

劉道芳爲蓬溪令秩滿歸京夜宿縣界富民秦氏忽見一紅裳婦人泣曰妾本秦氏子婦夫壻市一妾性剛不相下遂爲兒鞭撻而死其妾訴於陰府追攝兒已償命餘業罰爲牝羊今在秦氏之闌以員外經過將烹爲饌念爲羊固甘忍死腹中有羔就烹其業轉甚俟產就死無恨道芳因致意主人云私忌不如葷血切勿烹羊遲明有人出告笑曰適已烹羊道芳嘆訝告以夜來之事秦氏舉家感傷內其羔於腹中瘞之

冥祥記

宋尼智通年少不信師詹師死罷道嫁魏郡梁甫生一男家貧無以爲衣尼有法華等經悉練之以衣其兒俄得病竟體壞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出升餘晝夜號叫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

報旬餘而死

金鑾密記

韓

渥唐翰林學士

昭宗召僱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詩武臣授東川節度制答佛詹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繳狀云臣才不邁羣器非拔俗待價既殊於積玉窮經有愧於贏金遭逢清時涵濡睿澤峨冠振珮已塵象闕之班舐筆和鉛更辱金門之召擊鉢謝捷纂組非工撫已循涯以榮爲懼

昭宗在鳳翔宴侍臣捕魚爲饌李茂貞曰本畜此魚以待車駕又以巨杯勸帝酒帝不欲飲茂貞舉杯扣帝頤頷坐上皆憤其無禮汴人列十餘柵圍岐城掘蚰蜒濠攻城城中大窘燒人糞煮人肉而食李茂貞不肯與梁和昭宗諭曰在內公主美人等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今已竭矣願速與梁和

玉箱雜記

東漢蔡邕崔寔號雙鳳

崔寔與許受號二龍

王仲宣號泥下潛蛙

魏曹植號綉虎

鄧艾號伏鷲

晉陸雲號隱鶴

洞冥記

李哀負五岳真形圖而聖號負局先生

善語國人飲丹露云日方出有露如珠又有草食之不睡號卻睡草

跋勒國常有蛟人宿其舍既去泣別所望墮淚皆成珠

東方朔得西那汗國玉枝以進武帝帝賜近臣年高者云病則枝汗死則折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偃佺得之三千年不折

武帝起明臺臺上設金牀象雜玉爲龜甲屏風

此數條與原書大異

搜神記

晉干寶

楊雍伯常設義漿給行旅一日有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

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於所種處得璧遂娶之劉涓子原書
楊道和夏於田中有雷至桑下霹靂龍下擊之道和以鋤格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盧汾夢蝮穴見堂宇危豁題曰雷雨堂

續搜神記

晉陶潛

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己良久出藏得果栗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前此人飢甚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每日覓食菜還輒分與之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負將出子既盡人在坎中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晉孝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嘗入武昌山中採茗忽見一人身長一

丈通體皆毛精見之大怖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大叢茗處放之便去須臾復來乃探懷中橘子與精精甚怪負茗而歸

合肥口有一大舡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舶船嘗有漁人夜宿以舡繫之聞箏笛絃節之音漁人夢人驅遣云勿近官船此人驚覺卽移去相傳云曹公載妓舡覆於此

舊聞記

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有小山曰崆峒廣成祠在山麓山顛有穴如盎每將風雨則一白犬自穴出因名玉狗峯耆老云春秋之朝天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崆峒山起須臾粉堞青甃繇巨數里樓殿轆轤殊木異葩數息中則不見謂之崆峒化城

潤州得玉磬十二枚張率更曰是晉某歲所造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今缺一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敕求之如其言

東方朔記

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叫道邊家門不知室中姓名呼不應朔復往見博勞飛其家李樹上朔謂弟子曰主人姓李名博因與朔相見卽入取飲與之

法顯記

佛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旣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乃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無緣卽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

洽聞記

鄭常

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下馮義得石連樹五株皆白石隆安中丹徒民陳理於江邊作魚簋潮出簋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臥沙中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簋潮來今當去

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爲妖閉獄桎梏變形莫知所在以狀上以其處爲廟祠號東陵聖母

吐谷渾有桃大加石瓮

東觀奏記

唐裴廷裕

宣宗聽政之暇好作詩令學士屬和蕭寘手狀謝曰此詩雖桂水日千里無以加也韋澳奏云宋太子家令沈約詩蕭寘以睿藻清新比方沈約爾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出寘爲浙西觀察使僧從晦道行高潔兼以文章應制上每擇劇韻令賦詩從晦供奉積年望紫袈裟上曰朕不惜一紫袈裟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度支奏狀言漬汚疋段書清汚上一覽異之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未省添成漬字及中書復入上大怒勘添改章表者罰有差上尤重科目鄭顥知舉帝索科目記顥撰十三卷自武德至大中仍乞令放榜錄及第人姓名記賦題進入有司接續編次卽登科

記之始

老學庵筆記

併入

陸務觀

山陰人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政和中大儻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晁以道爲明州船場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巷口踐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余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蓋尊之以爲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

東京羣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蓋此比也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西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燃無煙耐久亦異物邛州出鐵烹煉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板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板代書帖與朋儔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兩板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板北人謂之牌子其後又通謂之簡版或簡牌子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板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紙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

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爲柄舊矣忽變爲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徹頭皆服妖也

崇寧中長星出推步躔度長七十二萬里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於旁里許

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卻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

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余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牘還於束苧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

晉語兒人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溫行經王大將軍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爲可兒也故晉書孫綽與庾亮牋皆曰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爲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

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篇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托買浮炭

其貧可知浮炭者謂投之水中則浮故也樂天詩曰日暮半爐炭
炭火浮炭今日謂之熨炭

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
侯鄭伯會於鄧范寧注云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
厶地本又作某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
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爲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
謂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自元豐官制尙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時有語曰吏
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
駕庫典了襪褲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大駕
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
賄賂公行冒濫相乘饒軍日滋賦斂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

三曹吏胥人人富饒他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勳封考
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啖齏吃麩兵職駕庫咬
姜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成餓鬼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
父祖乃就坐先君尙行之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除夜之歲除爲對蓋閩
音也今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
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
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湯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高廟問此有法否秦
益公云古之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顧問曰
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蓋出
三國志杜畿傳上大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市語往時諸晁謂詩爲詩筆非也

蘇子容詩云起艸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旨下閣門令平讀遂爲故事

吳中地薄劇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鑿所及烈焰應手涌出故以火名軍尤爲異也

周宇文護與母閻書曰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

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武帝崩鬱林王卽位明帝謀廢立右僕射
王晏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如此
事何以自立因勸之引決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
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
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畢景儒幕府燕閒錄載蘇易簡初及第
時與母書自稱岷岷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哥在京師省
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楚國偶有所問自屏後呼馬哥親事官聞
之白伯父曰夫人請吏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吳人子弟稍長
便不欲人呼其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矣風俗日薄如此奈
何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縑帛有徧地桃冠有並桃香有佩
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爲公卿受籙議者謂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
也賽者塞也籙者戮也蔡京書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

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芒侵王
豈吾教之福哉時李德柔勝之親聞其言以語先父林靈素詆釋
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
多用之或以爲靈素前知金賊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
妖言也

仇池筆記

宋蘇軾

玉川子月蝕詩以蝕月者月中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以蝕日
者三足烏也此因俚說以寓意戰國策日月凋暉於外其賊在內
則俚說亦舊矣

杜子美詩自平中宮呂太乙世不能解其義而妄者以爲唐有平
中宮偶讀玄宗實錄有中宮呂太乙叛於廣南杜詩云自平中宮
呂太乙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輕改文字鮮不爲笑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

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藜然無復節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
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
且莫推辭去聽唱陽關第四聲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也以此
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
審矣

張文潛云痛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抉之治目如治
民治齒如治軍治民如曹參之治齊治軍如商鞅之治秦

陳敦云胡孫作人服折旋俯仰中度細視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
言弄胡孫爲胡孫所弄此言頗有理

此條今
本未見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棄之道左
空冢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尙活肥健於未棄時
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
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

張荊筐張曰物之能螫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螫則不食而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得道矣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妻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已而不死其妻在家聞空中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若不信金釵在某所妻果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反以爲鬼

元豐中余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爲鏡清明而光左龍右虎輔之兩旁其字如菽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淪茶煑藥皆美而有益其次井泉甘冷者乾以九二化坤坤以六二爲坎故天一爲水人

能服井花水甘熱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服之亦能發背腦爲

疽又分至日取水儲之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

此條今本未見

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壞其竹牀孝先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書云此牀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敗有數子何償焉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後數年孝先名聞天下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真僞不可知也

封氏聞見記

唐封

演

檢校尚書吏部郎中

秦漢已來天子但稱皇帝別無徽號則天垂拱四年得瑞石於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號其石爲寶圖於是羣臣上尊號請稱聖母神皇后稍加慈民越古天冊金輪聖神等號至中宗踐阼號應天神龍玄宗卽位號開元神武後稍加爲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肅宗號光天文武孝感代宗號寶應元聖文武今上

號聖神文武則天以女主臨朝苟順臣子一時之請受尊崇之號自後因爲故事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皇王盛稱莫或過此既以爲祖父之號又以爲子孫之號雖顛之倒之互有變易曷曾離此數代之後將無所迴避貞元初主上超然覺悟乃下詔去其徽號直稱皇帝合於古矣近歲百僚復請加尊號上守謙沖意不之許昔光武皇帝詔羣臣上書不得言聖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其謙沖之德大矣哉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已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之速聞也然亦謂之露板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板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共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全城使自上露板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祖怪而問之答曰頃聞諸將獲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晒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

醜虜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放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板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駟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於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自後因循至今不改近代諸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

近代通稱府庭爲公衙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尙武是以通呼公府爲公牙府門爲牙門或云公門外刻木爲牙立於門側以象獸牙軍將之行置牙竿首懸旗於上其義一也

官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屬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卽其義也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敘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故爲記之體貴其說事詳雅不爲苟飾而近時作記多借浮詞褒美人才抑揚門閥殊失記事之本意韋氏兩京記云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廳前後遷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則壁之有記當是國朝以來始自臺省遂流郡邑耳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有謂虎變爲人唯尾不化須爲燒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授如虎得爲人本尾猶在體氣既合方爲焚之故云燒尾

一云新羊入羣乃爲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
太宗常問朱子奢以羊事對

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爲之相傳楚將伐吳
以爲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篾纜今民則以大
麻縵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挂於前分二朋兩勾齊
挽當大縵之中立大旗爲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卻者爲輸名
曰拔河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前
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儀衛耳
國朝因山爲陵

玄宗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幕有假花假果粉
人麪糰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議者猶或非之喪亂
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幕高至八九十尺用牀三四百張雕鏤飾

畫窮極伎巧饌具性牢復居其外

老學菴筆記

六卷

宋陸

游

字務觀
山陰人

謝景魚名淪滌硯法用蜀中貢餘紙先去墨徐以絲瓜磨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喙上距謂縮一足下喙謂藏其喙於翼間

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迨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

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壻爲嬌客施全以刺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某人

或云卽弓蓋也

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

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旣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弔客足十客之數

齊民要術有醜杔子法用杔子皮漬鴨卵今吳人用虎杖根漬之亦古遺法

古謂帶一爲一腰猶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爲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一腰也

都下買婢謂未常入人家者爲一生人喜其多淳謹也余在閩中與何摺之同閱報狀見新進驟用者摺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進予怪而詰之摺之曰曾爲朝士者旣爲人所忌嫉又多謗故新進者常無患蓋有激也

又二十四條在前

三夢記

唐白行簡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常奉使夜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院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覩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无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疊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

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扁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敘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去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酬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於屋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後夢之者矣貞元中扶風寶質與京兆韋旬同自毫入秦宿潼關逆旅寶夢至

華岳祠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寶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告於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妝服皆所夢也顧謂韋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二鐲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髻而短者祝醮獲錢二鐲焉及旦乃徧述於同輩今則驗矣竇因問巫之姓氏同輩曰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也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定也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行簡云淮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棨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之爲左右廊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幕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

綽約釵鈿照耀既至吏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尙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遂巡復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箇坐廳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響中署酒酣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藝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受詩鬢梳嫵俏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啼寤手捫衣帶謂母曰尙書詩遺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以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爾何以爲辭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滌母聽良久豔妝盛色而至食畢乃徧拜

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某今往矣因授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筆記一卷

宋宋

祁字景文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相類故用之以滅誤字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或用雌黃滅誤字殊爲不類佛家寫書猶用黃紙齊民要術有治雌黃法或曰古人何須用黃紙曰藥染之可用辟蟬今國家詔敕用黃紙故私家避不敢用也

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爲壻亦可怪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尙數百種故謂就爲鯽溜凡人
不慧者卽曰不鯽溜謂團曰突變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窿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變空繞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通雖變突爲團亦其謬也

今人多誤以鮑照爲鮑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古者大夫字使用疊畫寫之以夫有大音故也莊子李斯嶧山碑如此

國朝有骨朶子直衛士之親近者余常修日曆曾究其義關中人以腹大者爲胍胍下上都俗因謂杖頭大者亦爲胍胍後誤爲骨朶

平聲然朶難得音今爲軍額固不可改矣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噦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諾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義叟爲予言晉書言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喏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耳

焉本鳥名能獸名爲猴名乙燕名朋鳳名借爲朋黨字

鳳本音

掩其耳而聽藐藐猶洪洪然掩其目而視了了猶眊眊然惡來掩

紂之耳武王會師於孟津之濱宰嚭掩夫差之耳句踐噤笑於會稽之隙

歌者不曼其聲則少和舞者不長其袂則寡態

倉庚鳴春蟋蟀吟夏蝓螿唱秋蟻子戰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鑑向日而火至方諸向月而水至物有自然而感應無遠近之間
佞色不能說堯目忠言不能入桀耳非色不美堯識之非言不忠
桀厭之

堯之四凶今也姦臣能之周之十亂今之賢臣不能之古與今交
相勝耳

堯舜之世比屋可封非盡可封也可封之人多也桀紂之世比屋
可誅非盡可誅也可誅之人多也

天不待規而圓地不待矩而方天尊地卑其道有常君天道也臣
地道也

愚而不可詐者民也賤而不可勝者衆也撫之爲吾之民毒之爲吾之賊

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拂軀以尾尾不可大尾大掉之不能反爲軀害臂大於指屈伸可使指大不使其臂乃廢剛四肢者骨也剛大廈者棟也剛天下者兵也

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嚴於霜雪而松柏冬青

作法者君守法者臣役法者民臣弄其法主威且劫政在大臣人走私門私門可炙君戶將闐

父慈於筆家有敗子將厲於鈇士乃忘軀

珠丸之珍雀不祈彈也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

闌金在途無不撿也吐珠在澤無不拾也

父否母然子無適從立法二門下乃告勤

梟不憑夜弗能自怪政必先罅姦人設詐

忠與邪並黨衆者勝主乃失柄

謀不厭衆決之在一決不能專朝有爭言

不大其幹而衆其枝乃速披

造父忘轡馬顛於跬庸人厲策馬爲盡力

工圃者飽於茹善邦者羨於食

去山勿棲虎喪其威爪牙弗具失所爲虎

規外求圃無圃矣法外索平無平矣

知賢不進朝有剗印知不肖不退挈明入昧

足食足衣禮往從之迫寒與飢恥則去之

賈亂塵窳農敗田讒夫撓邦害馬汗羣

矧於場者雞至嗟於牢者豕集惠於國者天下來

我與之生故能爲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爲吾憂

言等出於口在賢者爲正在不肖爲佞

櫛所以去亂髮濬所以濯膚垢

救亂之世不語儒求治之世不語戰

真贋不同物治亂不同日

水淵則回道衍則聖

拙製傷錦政迂損國

謀道作舍三年勿架

鼎大魚小糜於數攪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

主不謹戶盜者夜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宋無姓氏

中宮常服初疑與士大夫之家異後見乾道邸報臨安府浙曹司

所進成恭后御衣衣目乃知與家人等耳其目真紅羅大袖

真紅羅長裙真紅羅霞帔

真玉

真紅羅背子

真紅色

黃紗衫子

明黃色

粉紅紗衫子

色紅子生

熟白紗襠褲白絹襯衣明黃紗裙子粉紅紗抹

胸真紅羅裹肚粉紅紗短衫子嘗記賈生言娼優被后服不知至

今猶然

淳熙辛丑孝宗策士有昌元王昂應祥者既賜舉調潼川府司戶
參軍自言年踰六十不願出仕上嘉之特改承務郎致仕其年六
月朔也蜀人在朝者皆以詩送之著作郎朱師古詩一聯云集英
殿下初登第神虎門前便掛冠最爲的切紹熙癸丑光宗初策士
臨邛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
追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德秀以本官致仕父母皆予以初品官
封蓋異數也嘉定辛未廷試眉山史公亮少弼天應伯謙援德秀
故事有詔並循故事卽致仕仍予官封國朝三百年新進士卽日
掛冠者惟兩蜀四人而已

西齋話記

宋祖士衡

蔡州袁信縣有文秀才者名宏惟夫婦同窳不知其甲子嘗舊見之約八九十年矣容貌常若五十許人去邑城十數里有田百餘畝歲自耕耘力不懈凡春秋田率各只種一色是歲新種之田例必倍熟凶年亦獨有收歲取所得常募里中尤貧乏者輦負就寄其家約日與之餽粥之費以充備直鄉人服其義弗之欺也久之遷一處凡數四卽並盡矣來歲復如之未嘗言事未嘗干人或疑其有道術輒哀祈之者乃遷避遁逃或旬月或經歲不可見矣大中祥符初今太守少卿蔡汝典郡下車之日首命牙校邀之言前守眉州遇青城隱者託以達信堅爲牙校所迫不得已偕至郡齋每行必杖策先其牙校鞭馬逐之不能及相去常百步許蔡卿盡禮迎佇略無留意咨以化民之道修身之術對曰六籍載之備矣外復何求乘間訪以黃白之事笑而不答數日求去蔡卿欲厚遣之悉無所受既歸所居語其鄰黨曰吾將遠遊亦未期迴日幸

各自努力也一日挈其妻潛去於今莫知所適

太祖之御極也忠懿王錢俶親奉職貢以備藩臣之禮禮成辭歸面敍感遇俯伏流涕且曰子子孫孫盡忠盡孝太祖曰但盡我一世耳後世子孫亦非爾所及也

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虛者善醫尤得鍼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遇疾且卒經日而心間尙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往庶幾可救若虛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哭泣引鍼鍼之卽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者若夢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郊野橋梁復入叢林草莽展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爲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行忽若夢覺耳郡人競詣若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鍼乃黃帝鍼八邪穴也若虛卽今尙藥奉御姚可久之師耳

松窗雜錄

唐杜荀鶴

九華山人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

其人也如可令生予願納爲妻畫工曰予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呼之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必與君爲患舍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眞眞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旣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卻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畫焉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耀語甚容易每辨駁古昔多以臆斷有旁議者必大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願其神座笑而言曰持三尺劍滅暴秦翦強楚而不能免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止是夕纔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祖按劍大怒

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何逃王生頓首曰臣常覽大王本紀見司馬遷班固書云母劉氏媪而註云烏老反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載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敢出於胸襟耳漢祖益怒曰朕沛中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媪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知其義敢恃酒喧於殿庭宜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西南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目太公遂遽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君親者其君親尙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籍有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生曰王卽位會羣臣置酒前殿獻太上皇壽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旣獻壽乃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

之殿上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君親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遣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祖然之良久曰斬此物污我三尺劍令搦髮者摑之一摑霎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

老學菴續筆記

一卷

宋山陰陸游

麻姑傳王方平曰吾子不喜作狡獪事蓋古謂戲爲狡獪列異傳云北地傳書小女折荻作鼠以狡獪是也今人間爲小兒戲爲狡頑蓋本於此或謂奸猾爲狡獪則失之

吳會當爲吳興會稽兩郡邑吾固言之偶讀文選魏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兩用會字爲韻昔人所無後一韻爲會稽之會何疑焉然誤爲都會之會已久雖名輩或承誤用之又南史隱逸褚伯玉傳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

隋書元胄傳文帝嘗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胄不在上卽令馳召之及胄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

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書當考之

韓退之有人日登高詩

唐初魏鄭公等撰隋書以隋文帝之父名忠故凡忠字皆謂之誠謂死事之臣爲誠節傳書中凡忠臣皆曰誠臣書作於唐猶爲隋避諱驟讀之殆不可曉太宗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亦是避隋諱耳

海南僧崖諸郡出勒竹杖大於灑竹膚有芒可以到瓜東坡云倦看灑勒暗蠻村者是也

嘉祐四友王荆公呂申公馬溫公韓少師

元祐四友蘇子瞻錢穆公王仲至蔣穎叔

梅宛陵詩好用案酒俗言下酒也出陸璣草木疏荇按余也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水上根在水底與之深淺莖大如釵股

上青下白羹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今北方多言案酒
余在蜀見東坡先生手書一軸曰黃幡綽告明皇求作白打使此
官亦快人意哉味東坡語似以白打爲搏擊之意然王建宮詞云
寒食內人長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則白打似是博戲耳不知公
意果何如耳

王羲之之先諱正故法帖中謂正月爲一月或爲初月其他正字
率以政代之

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
王貞白娼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花間集樂府云牀上
小薰籠韶州新退紅蓋退紅若今之粉紅而髹器亦有作此色者
今無之矣紹興末縑帛有一等似皁而淡者謂之不肯紅亦退紅
類耶

老泉布衣時初未有名雅安守劉太簡簡夫獨深知之以書薦於

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辭甚切至文亦高雅今蜀人多傳其本而東坡穎濱二公獨無一語及太簡者老泉集中與太簡往來亦止有辭召試一書耳如與太簡請納拜書蜀人至今傳之集亦不載初疑偶然耳久之又得老蘇所作太簡墓銘亦不在集中乃知編集時有意刪去不知其意果何如也

蔡元慶對客喜笑溢於顏而雖見所甚憎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而夜叉盛章尹京典藩以慘毒聞殺人如刈草菅然婦態雌聲欲語先笑未嘗正視人或置人死地時亦柔懦不異平日此尤可怪也

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繼之秦王敗但命近臣權知開封百餘年間非東宮親王不去權字意謂尹京師祖宗曾爲之故人臣不敢居猶唐以太宗嘗爲尙書令三百年之間無敢爲者雖郭尙父之勳業亦避之也

市井中有補治故銅鐵器者謂之骨路莫曉何義春秋正義曰說文云錮塞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宦其事亦似之謂之禁錮余案骨路正是錮字反語

漢書鄼侯音贊今亳州鄼縣乃音才何反而字書鄼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一作鄼而贊字部又有鄼字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爲鄼唐楊巨源丹鳳樓宣赦上門下相公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鄼侯是字有二音顏注未必是也

太史公作張耳陳餘傳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四句疊用四良字馮唐傳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顏李牧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兩句疊用三吾字而語若飛動減一字不得杜少陵曲江詩云一片飛花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

上小堂巢翡翠花間高冢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
此身三聯中疊用三花字而意不重複又何好也

王元之詩云兩株紅杏映籬斜妝點香山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
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語雖極工然大風折樹而鶯猶不去於理未
通當更求之

古杭雜記

四卷

元李有

少韻賦
題說人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担擔上肩容
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晉郭璞錢塘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風舞到錢唐海
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興建邦天目乃主山
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
有人作詩云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脈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稜
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開禧韓侂胄開邊浪戰乃至西其首乞和權奸之罪可謂雖死而猶爲國禍也太學有詩云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驛路有白塔橋印寶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於壁曰白塔橋邊寶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只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而生塵土卻與袁樵趁酒錢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閑將柳帶細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沈沈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爲同舍見者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以爲歐陽永叔詞非也

婺州劉鼎臣因參告臨行求緹子於妻妻併作詞名鷓鴣天云金屋無人夜翦繪寶釵翻作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取蕭郎兩

鬢青聽囑付好看承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而微紅相映明

易袂字彥章潭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翦梅詩寄之云染泪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卻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鐵做心腸石做心腸紅日三竿嬾畫妝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作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是豪門買跌自古人言正身替代見任添差理宗朝嘗欲舉行推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而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邱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某州某縣某鄉某里住何人地佃某人田氣

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必不然惟何甚爲官爲己不把人憐
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正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
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
須經理萬取千焉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
及翁卽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
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泪簇樂紅妝搖
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予生自負澄清志更有
誰礮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
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蘂天下事可知矣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纒戴市市人失火延及羽廟
有人作詩曰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一秦父老莫嗟遺廟
燬咸陽三月是何人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宇殿安頓裝塑
雄偉殿中有千手千眼觀音一位尤爲精緻其第四百二十二位
阿涅槃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爲幙幙之傍置簋筒一座其羅漢
像側身偃蹇便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
默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日積月久汗手加於泥粉之上其腹
黑光可鑒邪說誣民如此又假此以爲題化之端斂掠民財不可
勝計其无忌憚甚矣

史彌遠作相時士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
用一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
卻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遂被流罪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國奸臣首級在大理寺
者必致祭蓋直訛傳謂以污穢之物祭之其實乃少牢也其文云
國家於三年恩霈汝雖誤國然今亦不忘汝之舊特用豕以祭繆

傳若此豈朝廷寬大之恩哉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作爲佛事必請親戚婦人觀看主母則帶養娘隨從養娘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弄花鼓棒否請者曰有則養娘爭肯前去花鼓棒者謂每舉法樂則一僧以三四鼓棒在手輪轉拋弄諸婦人競觀之以爲樂亦誨淫之一端也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癸酉涉之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新淦人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丞廳之次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託丞妻以乏使令欲借知事一妾丞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丞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卽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於縣治賈承檄往它郡歸謁於宰方始知之終不復入丞廳後滿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及似道鎮維揚母子方得聚會享富貴數十年咸淳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朝士貴戚設

祭饌以相高爲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次至擲死數人送葬者
值水潦不問貴官沒及腰膝不得自便雖理宗度宗山陵无此之
盛其多北兵渡江似道潰師其生母晚年之貴如此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臣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六月御史
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
遷理少時天下目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爲三不吠之犬

溫陵呂中作國史要略謂南渡之後一壞於紹興之檜再壞於開
禧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愚亦謂理宗四十年在御一壞於嵩之
再壞於大全三壞於似道也相之壞國如此哉

暇日記 一

宋劉

跂

號虛上老人又曰學易先生
字斯立河間人官正朝奉郎

正月解凌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
六月礬石水七月荳花水八月秋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伏槽水
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元祐辛未春初部管城人夫到滑

州大河上聞得如此

李誠明仲言堂屋前要不背三陽今人作佇廊非也

始冀爲水水生木則青徐次之木生火則荆楚次之火生土豫次之土生金梁雍終焉此九州五行之序

明攢子充言耳凍熬姜汁爲膏塗之卽瘥

中都縣驛有賈罔記云蹕至而稱宮事過而名驛

智永千文闕字太宗令王著寫之楊文公談苑中說樂毅論逸少名本千載一遇四字合有四點在其傍史記樂毅傳注中載夏侯論可見

興國浴室院東殿內六祖像蜀僧令宗所畫子瞻云丘文播弟子楚州勝因院有曹仁熙畫水有一筆長一丈八尺無接續處曹慶曆中年八十時作

金陵人家門上書符曰目山敕

彭澤縣在江東岸山崦中必無東日但有西照

僧崇普說望竿可以度遠處高下其法用長一尺橫一尺如丁字就口邊望之

元祐七年賀正虜使耶律建卒於滑州虜人倒懸其屍出滓穢口鼻中又以筆管刺皮膚出水以白礬塗屍令瘦但留皮骨以歸邵先生堯夫雍於所居作便坐曰安樂窩兩傍開窗曰日月牖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人言永興中多發冢墓求古物致此

寶子野言人言趙過始爲牛耕前世皆是人耕也然冉耕何故字伯牛當知牛耕其來遠矣

成都不打晚衙鼓劉仲張潛夫皆說云孟蜀多以晚鼓戮人埋毬場中故每鳴鼓則鬼崇必作自是承例不打鼓

錢乙言渠病周髀周髀者本草磁石主周髀注凡髀隨血脈上下

不能左右去爲周髀乙以藥使痺氣歸支體以寬心腹之苦故手足攣而心腑無恙

中都縣西門榜曰講堂門父老言孔子爲宰講說之地故以名門錢乙言熊膽奇藥家有小兒不可無此佳者色通明如米粒用艸莖點入水轉如飛惟性急者良餘膽入水亦能轉但緩耳勇力所聚爲膽故也

髮上生心之餘眉旁生肺之餘鬚下生腎之餘先白者一臟衰董耕言王絳州道人說章丘劉道人說行氣云天門常開地戶常閉取之到根田丹出之到蒂頂繇繇若存用之不既審能行之自然蟬蛻

鎮國神寶仁宗諭曰奉宸庫有外國所貢玉一塊廣尺厚半尺此希世之物可作一寶因命梁適撰名曰鎮國神寶

受命寶范鎮言仁皇服用物今皆葬之如受命寶宜復用之如傳

國璽可也其議勿用竟別造余記元符獲寶赦云陋秦制之非工則是別造明矣

琴絃用生天門冬碎之同煮色白如玉皆勝小麥糯米等長歷見人說

北人樹上晒乾菜冬春食之詩所謂棲薤言如鳥棲然

浙江賊號曰白日鬼多在舟舡作禍彼中人見誕謾者指爲白日鬼

雞頭一斗用防風四兩渙水浸之久久益佳

雞頭煮以防風浸之經月不壞陳彥和每用之

至和初京師大疫太醫進方有用犀者內出二株解之其一乃通天犀也內侍李舜舉請以爲御所服帶上曰豈急於服御而不以療民立命碎之

鐵碓鍛金銀百十年不壞以椎皂角則一夕破碎鞭以箠馬愈久

愈潤以擊杖隨卽折裂

孟伯饒說宋用臣種柳睿殿用常柳三株批開急合爲一取圍直麻縷繫牛矢泥固濟深栽之一年有三年力

杜二丈和叔說往年史沆都下鞠獄取水晶十數種以入初不喻既出乃知案牘故闇者水晶承日照之乃見

舊說象膽在足余見寧陵簿田世程說象營死三象其二膽果在足其一不在足或言膽隨四時在四足未必然也皮骨齒皆輸內香藥庫其肉斥賣肉理段段不相屬味各不同舊說象肉千味其然也

洛陽伽藍記

五卷 此數則皆別節

拓跋魏楊銜之

撫軍府司馬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寺中有九層浮圖去地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來遊中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而此寺精麗闔浮

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火經三月不滅有人地柱火尋柱周年猶存烟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俄然霧起遂隱

建中寺普泰元年尙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一里之間廊廡充溢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以宅賜高陽王雍雍薨太原王爾朱榮停憩其上榮被誅尙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爲榮追福以爲寺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爲長秋卿因以爲名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廷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儀此寺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入寺姪穢自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婿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佛殿妙冠一時堂廡周環曲

房連接至於六齋常設女樂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往觀者以爲至天堂

昭儀尼寺闈官等所立也太后臨朝闈寺專寵宦者之家金玉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闈官之嫠婦胡馬鳴珂者莫非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因卽知名爲治書侍御史寺有池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

願會寺中書侍郎王翊捨宅立也佛堂前桑樹一株如羽蓋五重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帝聞而惡之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殺伐之下斧之處血流至地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爲尼自居此寺

光明寺本段暉舍宅所立此云太后從姑所立乃胡

統寺也未知孰是屬下文似係錯簡今更正之

修梵寺有金剛鳩鷄不入鳥雀不棲

嵩明寺亦是名寺也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實爲勝地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總所立也

光明寺苞信縣令段暉宅也段暉宅下常開鐘磬聲時有光明掘得金像一軀高三尺遂捨宅爲寺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有鐘撞之聞五十里初蕭衍子豫章王蕭綜來降造聽鐘歌三首綜字世纘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衍認爲子綜歸我聖闕更改名曰纘字世務封丹陽王尙莊帝姊壽陽長公主字莒犁容色美麗後除徐州刺史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世隆追取公主主至洛陽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女王女乎我寧受劍而死終不爲逆胡所汙也世隆怒縊殺之

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卽中朝時白社地

宗聖寺有像一軀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七日還活經闍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丘云是寶名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一比丘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闍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第一菴行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曇謨最曰立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闍誦闍羅王曰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異似非好處一比丘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闍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貪心卽起旣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一比丘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常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闍闍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

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訪問皆實議曰人死定有罪福卽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講經惠凝亦入白鹿山小隱修道出建春門外一里餘石橋南牛馬市刑嵇康之所也橋北綏民里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以直諫忤時斬於都市斬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

魏昌尼寺闍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景興尼寺亦闍官所共立也

建陽里東綏民里內洛陽縣綏民里東宗義里內京兆人杜子休宅時有逸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嘆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人未之信逸云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甄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甄數十萬并有石銘乃晉太康

六年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造乃服逸言號爲聖人遂捨宅爲靈應寺好事者遂尋逸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吾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苻堅自是賢主賊臣取位妄書君惡諸史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英爲臣與伊周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慚逸此言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曰吾不聞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

始逾半常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之所立也太后正號崇訓母儀天下號父爲秦太上君母爲秦太上后爲母追福因以名焉寺在暉文里之內有太傅李延實宅趙逸曰是蜀主劉禪宅延實莊帝舅也除青州刺史辭去帝謂曰懷磚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磚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磚叩頭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磚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懷愁懷磚之義起在於此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年中立因以爲名

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也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泪徧體皆溼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觀之有比丘以緜拭其泪須臾之間緜溼都盡更以他緜俄然復溼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五月北海王入洛陽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十二月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帝崩於晉陽京殿空虛百日無主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一所平陽武穆少子二年二月土木畢工帝率百官作萬人齋會寺門外石像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中書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移也七月帝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十月京師遷鄴焉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陽椿所立也在景寧里椿創屋此里遂分宅

爲寺普泰中爲爾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爲建中寺

殖貨里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胡卽捨宅爲歸覺寺普泰元年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尙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矣明年廣陵被廢死焉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伽藍之妙最爲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尙書祠部曹錄名一千餘軀有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闔闔宮前受皇帝散花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每夜見赤光行堂前掘地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俗遂造招福寺世謂此地是蘇秦舊宅街之案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績也

秦太公二寺西寺太后立東寺皇姨造並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

人號爲雙女寺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爲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尙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尙書公羊論語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室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高祖題爲勸學里里內有大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周國有珍果出焉有含消梨重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爲水

王覺寺尙書令王肅所立也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

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

崇廬寺卽漢之躍龍園也

沖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

王典御寺闕官王桃湯所立也時圖官伽藍皆爲尼寺惟桃湯獨造僧寺世人稱之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爲名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光寶寺趙逸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光寶寺也人問其故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煙滅唯此獨存

法雲寺西域烏陽圖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祕呪神驗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爲驢馬

靈仙寺比丘道恆立也

開善寺京兆人章英宅也英蚤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河內人

向子集爲夫仍居英宅英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
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卽變爲桃人梁馬
從者盡爲蒲艾梁氏惶懼捨宅爲寺

追先寺侍中尙書令東平王畧之宅也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

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所立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

禪靈寺在大夏門御道西

凝玄寺闕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

說郭卷第四終

說郛卷第五

鶴林玉露

甲乙丙集
十八卷

宋羅大經

字景翰
涪陵人

予閒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慨然興懷輒命童子筆之久而成編目曰鶴林玉露蓋清談玉露蕃杜少陵之句云爾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歸懷古鏡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爲鏡清如明皆訓如爲而也

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註云茲年也公羊傳云諸侯有疾曰負茲註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爲年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左氏傳五稔杜詩十暑嶠山葛皆此意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

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
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昌黎王適墓志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范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俗語稱利市亦有所祖左氏傳鄭人盟商人之辭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可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二語用兵者所當知

守城必劫寨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兀朮數十萬衆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守死耳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者不力門者出

之晉王厥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其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尙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諤劾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執書立窗下就明而讀之如是者十四年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晚年尤難也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有沙山太守廟襄事禱於廟祝版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

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昏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酌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穎昌山水作思穎歌詩退休竟卜居焉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息肩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穎昌遊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

白鷺洲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承氣證卻下四

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況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於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益公於在後者龍大淵魯覲除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放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孫子似孟子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算子本俗語歐陽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漢食貨志云冬民旣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註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

夜讀豈可少哉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試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非作賦者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帷幄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竹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丙夜之寢輾轉反側爾尙刑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刑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註周禮奇

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卽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予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則去履襪左氏傳諸師聲子襪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簠簋豆籩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而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鄭國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倣此

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註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厮字者非也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弘肇楊邠於是李業譜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爲業曰君可謂僂儻兒矣僂儻俗語狡猾也歐史間書俗語甚奇

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宋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人唯平交乃稱字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

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荆公詩云臥占寬間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爲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杜詩云江蓮搖白扇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旣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爲予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耳此詩爲僧齊己賦故引此事予甚喜其說然終未知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山谷晚年作目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貓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貓爲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貓得鼠未嘗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動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拚野鶴如霜髮遮莫鄰雞下五更言髮如野鶴已拚老矣儘教鄰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四方以西爲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
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
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羣臣皆自東
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
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城若世所謂溢道乃羣臣
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城也凡賓主之席主
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
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爲賓主禮欲自東階隨
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媪相呼賀曰黃
繇襖子出矣因作歌以記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
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絺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
四海黃繇襖誰似天公賜予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

君都蓋洛陽人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爲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草爲尊錦標其端凡四等而細毳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爲之玳瑁軸素繪五等而繪爲尊告身五彩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有小異者錦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錦標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七等鐫犀爲軸瑠玉以爲龍告身五綵絲囊標首純紅而繪如瑠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爲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瑁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以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逼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盼鎔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廷之繫惟白

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本朝之制也甚

詳明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註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鮓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曉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鵝以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引援占雨事甚詳可

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雁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尙遺何也予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諡者死後易名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爲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爲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而而弔焉季武子寢疾疇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玉牒修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世次枝分派別

而歸於本統者爲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于至孫子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爲類紀同姓之親而敘其五服之戚疏者爲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爲玉牒

有士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志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于益公之門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遭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疏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

類白樂天

五溪之蠻皆槃瓠種也聚落區分名亦隨異沅其故壤環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猫曰獠曰獠曰狢曰狢曰狢風聲氣習大略相似不巾不履言語服食率異乎人由中州官於此其始見也皆訪之既乃笑之久則恬不知怪通守朱公潛山先生之季子風流博雅采溪蠻事識其所習之異目曰溪蠻叢笑慶元乙卯葉芬序刻木出以爲符契長短小大不等穴其旁多至十數各志其事專事持以驗名木契

出入坐臥必以刀自隨小者尤銛利名狢黨

酒以火成不釀不籛兩缶西東以藤吸取名鈞藤酒

羽族似雉者金頸衰背班尾揚翹蓋志意揭驕籠之不能馴名金雞

狢狢冬無繇揉茅花絮之布中一被數幅聯貫成筒山獠皆臥板

夜然以火狃狔視狔則爲富矣名茅花被

辰錦砂最良麻陽卽古錦州舊隸辰郡砂自出等折二至折十皆
顆塊佳者爲箭鏃結不實者爲肺砂碎則有趨趨末則有藥砂砂
分土井崔井萬山之崖爲最狃狔以火攻取名辰砂

裙幅而頭縫斷自足而入闌班厚重下一段純以紅范史所謂獨
力衣恐是也蓋裸袒以裙代袴雖盛暑不去去則犯鬼名狃狔裙
硯石出黎溪今大溪深溪竹寨溪木林岡五峴坡皆可亂眞子石
勝揭石熟狔亦能礪砥黎溪爲最蓋於淘金井中取之近亦艱得
矣有紫綠二色圍黃縵者名金繫帶

水銀出於朱砂因火而就或謂砂腹生水銀非也名粉紅水銀
石之不碎而砂附著其上者名砂牀

鐵之精英在水數十年者名水秀鐵

蠶事少桑多柘繭薄小不可縲可緝爲紬或以五色間染布亦可

僞名順水班

潘安仁笙賦曲沃懸匏汶陽匏篠皆笙之材蠻所吹葫蘆笙亦匏
瓠餘意但列管六與說文十三簧不同耳名葫蘆笙

花之紫者全類鷺子生於藤一枝數葩名燕子花

蠻女以織帶束髮狀如經帶不闌者班也蓋反切語俚俗謂團爲
突鷺孔爲窟籠卽此意名不闌帶

枋板皆杉木也木身爲枋枝梢爲板又分等則曰出等甲頭曰長
行曰刀斧皆枋也曰水路曰笏削曰中杠皆板也有腦子香以文
如雉者爲最佳名野雞班

漢傳載蘭干蘭干獠言紵今織細白苧麻以旬月而成名娘子布
溪洞愛銅鼓甚於金玉模取古文以蠟剗板印布入靛缸漬染名
點蠟幔

麻陽山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大如野狸婦人就罽多藉其皮

此卽廳也名飛生

此條今本無

沙中揀金又出於石碎石而取者色視沙金爲勝金有苗路夫匠識之名上絲金

葉似蔓菁味苦多刺卽諸葛菜也名馬王菜

麻陽苞茅山茅生三脊孟康曰零茅揚雄曰璫茅皆三脊也名三脊茅

紫草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芘蓐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根陰乾
貉人以社前者爲佳名鴉銜草

降真本出南海今溪洞山僻處亦有似是而非勁瘦不甚香名雞骨香

西溪接靖州境出鉛鉛之中有銀銀體差黑以未經坏銷名出山銀

古有麼蟲曰焦螟集於蚊睫蠻地夏蟲之小拭目難覩黑點著身

把搔不可耐名雞末子

沙鼃似馬蹄者佳九肋山出沅江名九肋鼃

蠻地多古銅有銅柱馬希範所立麻陽有銅鼓蓋安江水中掘地得大鐘長第三十六乳約重百餘斤今入天慶觀併有銅像二相傳唐明皇像餘散他處鼓尤多其文環以甲士而中空無底名銅鼓

牛羊腸臟水中畧擺洗臭不可近羹以饗客客食之既則大喜嶺表錄異曰交趾重不乃羹先鼻引其汁不乃者反切擺也名不乃羹

丫桑味苦葉小分三叉蠶所不食玃猪取皮績布繫之於腰橙以代機經緯回環通不過丈餘名圈布

玃猪之蠻又有怪者兩目直生惡青衣人遇之則有禍去麻陽縣二十餘里不常見名豎眼玃猪

地多楠有極大圍者剝爲舟名獨木船

香艸見於離騷經有一穗數花與蕙茝小不同開亦先後皆蘭類也名芷

蠻類既不巾髮皆拳如而苗尤異照日金色名黃貓頭

蠟有真僞亦可雜以粟出山不經他手者名光而蠟

土俗歲節數日野外男女分兩朋各以五色綵囊豆粟往來拋接名飛糝

鼓之節不一有暗箭鼓有集人鼓有槁設鼓饗客留飲亦以此遠近隊小聽以爲準酒酣少有參商則鼓聲隨變終席無他者名客鼓

生漆牛皮以護脰名固項

玃糝之富者多以白金象鳥獸形爲酒器或爲牛角鶉鳩之狀每聚飲盛列以誇客名銀鶉鳩

狺狺之爲傭者名奴狗

負物不以肩肩之筠籃汲水則用木爲半枷之狀箝其項以布帶或木皮繫之額上名背籠

死者諸子照木內一人背屍以箭射地箭之所到則定穴穴中先藉以木貧則已矣家之溫者不問歲月釀酒屠牛呼喚圍洞發骨而出易以小而或架崖屋或掛大木風霜剝落皆置不問名葬堂蠻鄉最重重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而歸旣望復出謂之大十五缸分五色皂缸之神尤惡來去必有風雨一月前衆缸下水飲食男女不敢共處弔屈原正楚俗也名爬缸

凡衆山環瑣盤紆綿鬱絕嶺貫大木數十百穴一門來去此古人因谷爲塞因山爲障之意名隘口

數十年前狺狺侵占蝦蟆行寨省地土人申請招至靖州狺狺防托借田買屋以居名十莊院

牛榔木多漿猫猯歲飢缺食則先以火窖地掘根置窖中壓以石

又用火溫

去熟也

搗作餅餌名溫榔

胎髮不剃除長大而無柳篋不裹巾蓬垢拳鬢自古以然莫可化也名椎結

競渡預以四月八日下船俗尙聚飲江岸舟子各招他客盛列飲饌以相誇大或獨酌食前方丈羣蠻環觀如雲一年盛事名富貴坊

甲與乙有隙兩相鬪敵背脾護身遠以標槍槍盡挺刃而前名對刀

秋冬之交聚飲以樂名喫鄉

山猯無魚具上下斷其水揉蓼葉困魚魚以辣出名癆魚

猯狖之受犒者如熟戶之猯既納款聽從命令縱其出入省地州

縣差人管轄或許自推服名曹首

山獠穴居野處雖有屋以芘風雨不過翦茅刈木深依崖谷舍饑鍋之外無有也名打寮

去州縣堡寨遠而不屬王化者名生界

祭祀必先以生物呈獻神許則殺以血和酒名呈生

山獠婚娶媒聘以鍋與鹽至端午約於坡上相攜而歸名挖親挖親之後年歲生子引妻攜酒歸見婦家名出面

獠睡不以牀冬不覆被用三叉木支潤板旁然骨樞火炙背終夜不絕火透則易板蓋以板之易得也以展轉之意名骨浪

獠之隨從者如軍中行伍名隊小

醉後以長柄木杵睡躍杵舌屬殊音異節名舞杵

巢穴外雖特險而其中極寬廣且以一處言之獠之居有鳥落平踰禽鳥之飛力不能盡也周圍數十里皆膏腴之田凡地之坦夷者名平

牛客多行桃源路洞中占軍事之勝負因疾病之禳祈皆以牛用名倒牛

藝能之精者以刀擲於半空手承接名跳雞模

甲於乙處借人爲軍仇殺以牛酒往謝名洗面

狔猪妻女年十五六敲去右邊上一齒以竹圍五寸長三寸裹錫穿之兩耳名筒環

彼此相結敵血叫誓如蘭地狔狔結連九衙生界之類緩急爲援名門款

富洞以九月燕及三年一犒名大設

狔猪自別洞奔來此地居止名入地

戰鬪出入羣聚發喊以張聲勢名鷓鴣號

狔猪以鬼禁所居不着地雖酋長之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數尺以巨木排比如省民羊棚杉葉覆屋名羊棲

狔猪比猺苗則妄自尊大歲時旦望或客至皆排衙主盟其事者爲隊公又其次名左右押衙

山猺潛出省地茅葦中射弩奪物機不許虛發名坐草

能省民之言者名客語

互市踰約價償未足則劫去省民甲以乙代名準把

習俗死亡羣聚歌舞舞輒聯手蹋地爲節喪家椎牛多釀以待名

踏歌

夷性好殺一語不合便刺以刃百十年必報乃已名讐殺

溪洞文移他人不能特選擇往來之熟者名專事

或爲傭而亡或以姻而死約牛牲若干償還名骨價

初夏徙居數日以舍祖居否則有禍名走鬼

狔猪飲不以口而以鼻自取其便名曰鼻飲

常侍言旨

唐柳理

玄宗爲太上皇時在興善宮屬久雨初晴幸勤政樓樓下市人及往來者愈喜曰今日再得見我太平天子傳呼萬歲聲動天地時肅宗不豫李輔國誣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陳玄禮之異謀也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給絕其扈從部伍不過老弱二三十人及中道攢刃輝日輔國統之太上皇驚欲墜馬數四左右扶持得免高力士躍馬前進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舊爲家臣不宜無理李輔國下馬失轡又宣太上皇誥曰將士各得好在否於是輔國令兵士咸韜刃鞘中高聲云太上皇萬福一時拜舞力士又曰李輔國攏馬輔國遂攏馬著靴行與將士等護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內輔國領衆旣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將軍阿瞞已爲兵死鬼矣九仙媛力士玄禮皆嗚咽流涕翌日竟爲輔國所搆九仙媛於嶺南安置力士玄禮長流遠惡處此事本在朱崖太尉所續柳史第十六條蓋以避時忌所以不書也

太傅字性質直雖在上前不少改越其爲館職嘗因奏事極言治亂舉笏指御榻曰天下姦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須好作乃可長保明日仁祖以其語告大臣曰陸某淳直如此

楚公

諱師知字

使虜歸攜所得貌狸邦至京師先君猶言其狀如大

鼠而極肥臚甚畏日偶爲隙光所射輒死性能糜肉一鼎之肉以此物一臠投鼎中旋即糜爛然虜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珍味耳楚公使虜時館中有小胡執事甚謹亦能華言因食夾子以食不盡者與之拜謝而不食問其故曰將以遺父母公喜更多與之且問識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餹也又虜人負載隨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卽驅役之耳一日將就馬一擔夫訴曰某是燕京進士不能負擔公笑爲言而遣之

祖母楚國鄭夫人撫視庶子與己子等先君與四十二叔父提舉

公

諱案字元珍

同歲方懷孕時祖母作襪祿二付侍者曰先產者先用

之已而八月祖母生先君九月杜知婆生叔父相距財二十餘日

也

先世以來庶母皆稱知婆

楚公言遼人雖外竊中國禮文然實安於夷狄之俗南使過中京舊例有樂來迎卽以束帛與之公以十一月廿二日至中京遼人作樂受帛自若也明旦逆使輒止不行曰國忌行香公照案牘則虜忌正二十也因移文問之虜輒送還移文曰去年昨日作忌今年今日作忌有何不可蓋利束帛故徙忌日耳又回途送使聞其主喪而不能作操色幘頭但以墨滅其光行數日旣除服珮服如常矣獨副使忘洗幘頭見者大笑公平生待物以誠雖於夷狄不變也因從容摘語使洗之副使稱謝

先君

諱案字元君

言青州王沂公所居坊有榜曰三元文正之坊又嘗

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

積德大人教訓所致然此亦是世間有底事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擊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及歸密謂所親曰此殆非遠器也終爲明州象山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停官終身沈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字非遠大也

宣和末蔡京病極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叔用之神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先君言蔡京自少好方士之說自言在錢唐嘗遇異人以故所至輒延道人輩崇寧初作相卽爲徽廟言泰州徐神翁能知前來事元祐中蘇軾知揚州遣人往求字神翁大書曰泄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翁神翁雖方外之士而能疾元祐人所宜褒顯其可笑如此然上頗喜之羣閣又言元符中哲宗嘗遣人密問聖嗣神翁曰吉

人君子吉人者上名也於是召至都下上用太宗見陳搏故事御
絳褐卽便殿以賓禮接之又有劉混康者茅山道士其師祖朱自
英以傳籙著名章獻明肅太后臨朝時嘗召至京師從受法籙故
混康頗有識善効鬼神然未嘗行每曰安能敲枷擊鎖作老獄吏
邪二人者既至皆物故在疑其受化仙去益求其類初京爲眞定
帥道人王老志自言鍾離權弟子嘗言京必貴極人臣至是物色
得之京館之後圃引與見上老志敢大言熟視上曰頗記老臣否
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贊拜者其而目眞老志也恩禮尤
渥車駕遊幸老志輒羽衣導駕言有非常輒能知之未幾老志夜
叩京門告以鍾離公大怒我語涉欺誕行當謫墮公福亦不終矣
明日得疾力辭歸河朔而死自是方士言自有異術者相踵而林
靈素後出尤爲魁傑靈素字通變本名靈噩溫州人少嘗事僧爲
童子嗜酒不檢僧笞辱之發憤棄去爲道人頗知小術亦時時自

寫所爲歌詩遣人然筆札詞句皆鄙惡了無可觀既得幸其徒黠者稍潤色之然靈素本庸夫每陞高座說法肆爲市井俚談聞者絕倒或擇日施符水爲人治病車駕間幸其所居設次臨觀則陰募京師無賴數十人曲背爲僵扶杖爲盲噤口爲暗曳足爲跛既噴水投符則僂者伸背盲者捨杖暗者大呼跛者疾走或拜或泣各言得疾二十至三十年一旦都除歡聲動地上爲大悅靈素以爲未足則又倡言神霄事謂天有九霄神霄最尊上爲神霄帝君實玉帝長子下降世間而其二曰青華長生二帝君實治神霄府事每齋醮上必親禮辭表以禱二帝君或久無靈響亦禱焉好事者或謂青華爲上長生爲鄆王蓋過矣然宮觀設醮亦或言見上御道家冠服跨金龍冉冉自空而降呼奉祠官及道士與語其事祕不可知也惟擲果自空而墜則往往得之果皆絕大異常靈素又自謂己乃神霄計吏褚棼有兄曰褚嘉卿位至右極仙卿嘉今

亦生世間是爲王黼黼和御製詩有曰君臣猶記楮嘉卿者是也
其他如蔡京則佐元仙伯范致虛則東臺典籍王孝迪則西臺詳
閱真文吏靈素與王革有隙則曰革廐吏也嘗與帝君馭馬其他
有名者甚衆是時明節劉后方幸又曰后在神霄爲九華玉真安
妃蔡京曲燕詩曰保和前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闈曲燕酒闌
傳密詔玉真軒裏見安妃是也安妃名在真誥蓋天之高真而靈
素敢瀆冒如此又嘗密奏玉靈真裔將誕蓋明節方就館也靈素
賜號蕊珠殿侍晨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先生上刻玉爲降真召靈
之寶自用之而賜靈素塗金印文曰通真達靈之印班視執政錫
賚至不可計有弟子姓丁自言謂世孫上爲下詔贈謂爲少保士
大夫無恥者曰萃其門所薦進皆卽拔擢又著令道士居僧上而
道士入僧寺輒據主席已而遂冠笄僧尼矣先是宮中數有物怪
或見一老媪黃衫黃帽抱十餘歲兒紅袍玉帶乘輿鳴蹕而出媪

兒皆有悲泣容其將見必先有聲如雷宮中謂之猶擊去上嘗手札賜素略曰元符三年冬內人自永泰陵還摘皂莢一籠入宮門籠輒自躍皂莢皆跳出自是崇物顯行宜善治之勿爲髡徒所笑靈素竭其術不効既久上益厭之遂放靈素歸故郡宣和末病死靈素之逞憾釋氏也每謂金狄亂華又創圖宮殿爲仙女騎麟鳳之狀名之曰女真皆言妖也

藏一話腴

十二卷甲乙丙丁戊己各二卷

宋陳

郁

字仲文號藏一臨川人

藝祖微時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遂卻殘星趕卻月國史潤色之乃云未離海嶠千山黑才到天心萬國明文氣卑弱大不如元作辭志慷慨規模遠大凜凜乎已有千萬世帝王氣象也

米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爲佛顏子爲菩薩予謂元章以字畫名世技痒而書此語已不能無罪況以夷狄比擬聖賢乎元章師聖

賢也歟非師聖賢者也

司馬遷史記可謂美矣予恨其學不醇而言多駁焉春秋之法惟諸侯方得世祿雖卿大夫亦不可而以孔子列於世家豫讓漆身報德氣節凜凜可畏天下之義士也而列於刺客其作敘傳則尊道術而薄六經尙可得謂所學之醇乎

名山大川登臨之勝多在乎西故汝陰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之峨嵋巴陵岳陽樓齊安之臨臯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堂蘇之姑蘇臺荆楚之雲夢郢之白雪滌之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彼東北南未必無勝覽之地恐不多數耳

曾子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子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皆以事辭而去也唐李度支以畜妓陶芳於中門而去妻當時有敕停官及薨亦無追贈今世如李者多矣

李守大異伯珍回醫生之書云遣白金三十兩奉納以備橋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乃知時使然耳胾談叢錄不可不知

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又曰若由也師之稱弟子以名也于鄭兄事子產于齊兄事晏平仲故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同朋稱其字而不稱其名至于師之前雖朋友皆稱其名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是也

作詩作文非多歷貧愁者決不入聖處三閭阨而騷獨步杜少陵愁而詩冠古今退之欲人輟一飲之費以活己而文起八代上窺聖闢孟郊斫山耕水賈島薪米俱無窮尤甚焉其詩清絕高遠非常人可到良有以也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

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充棟汗牛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黃景說謂造物者不以富貴浼堯章而使之聲名焜耀於無窮正合前意甚矣士之貧賤不足憂而學不充道不聞深可憂也

景祐初梅中丞知昭州嘗爲瘴說其略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殂雖在輦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不知而歸於土瘴不亦謬乎此說深中士大夫之疾

李華弔古戰場文本於庾信哀江南賦韓愈送窮文本於揚雄逐貧賦李白大鵬賦本於司馬相如大人賦而相如大人賦又本於屈原之遠遊皮日休桃花賦殆出於舒元輿牡丹賦若柳宗元之

乞巧文劉禹錫之間大鈞則同時而暗合者也

世論多以阮籍爲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蓋以迹觀而不以心察之也予見其沈緬不理若與世遠然觀楚漢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哭則嘔血數斗豈不情於哀戚哉當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皆以沈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屣於禍穽哉吁善觀人者當考其迹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寫照非畫科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惟難寫之人尤其難也夫帝堯秀眉魯僖司馬亦秀眉舜重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嵇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

尼父如蒙魑陽虎亦如蒙魑竇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楊食我
熊虎之狀班定遠乃虎頭司馬懿狼顧周嵩乃狼抗若此者寫之
似是矣故曰寫形不難夫寫屈原之形而肖矣儻筆無行吟澤畔
懷忠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而是矣倘不能筆其風騷
冲澹之趣忠義傑特之氣峻潔葆麗之姿奇僻瞻博之學離厲放
曠之懷亦非浣花翁蓋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
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
惟難夫善論寫心者當觀其人必胸次廣識鑒高討論博知其人
則筆下流出間不容髮矣倘秉筆而無胸次無識鑒不察其人不
觀其形彼目大舜而性項羽心陽虎而貌仲尼違其人遠矣故曰
寫之人尤其難本朝士大夫游戲筆墨者自坡仙叔黨文與可楊
補之米元暉廉宣仲而次遺妙皆爲世寶二十年來徐抱獨蘇希
亮高菊澗趙子固周肖白亦各寄興於畫世亦爭傳惟寫照入神

今僅葉苔磯一人而已蓋苔磯讀唐詩數百家落筆有驚人句日與褒鄂人物遊凡江湖吟人未識則討論之既識則寫之今積數卷每一卷舒如親與諸吟人談笑觴詠窮達夷險洞見肺腑皆不能隱真寫心者矣唐摩詰詩人也前輩謂其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其與苔磯同一志趣歟故曰寫照非畫科比寫形不難寫心惟難寫之人尤其難也者良有以也

數條在六十卷內合併入此

傳載

八卷

吳越僧贊寧

後爲宋左街僧錄

越中禹志者卽高松數十株參天遠望無不見故郡人謂之禹志也實巡狩至會稽殂落葬於此陵今與山爲一體皆變爲石矣故漢書云禹葬會稽不改其列註爲不改松木百物之列也祠後窆石存焉卽古之縣封碑之濫觴也今疑謂爲禹志卽夏帝陵耳但三王之世無山陵名至秦爲山漢爲陵後兼二爲名若然者古之志卽今之陵也

福州王氏有國閩土人言音詭異呼兩浙爲東甌亦不詳其字義
第三主延鈞時忽野甌自東門奔入報達知鈞曰寡人土疆不可
屬東甌去鈞遇害子又去國延義身害國亡至季達乞內附果符

歸我

始初言東甌或作年紀之紀
自己之己至甌歎入字方定

彭城漢宏自廣明癸卯中潛訓兵屠錢唐差溫牧朱褒排海艦於
緒山海口武肅王率阮結成及鐸聞袞杜建徽郎璠將議夜往襲
西陵肅清啓行劉孟安懼功不及已抽駐半軍武肅王率諸將出
南雍門無何月色皎然且言掩其不備脫或彼軍覆伏待我則無
類矣遂掬江沙誓之曰我苟必破叛徒天合助順言訖吞之未幾
東南雲起如箕遠巡彌布漸至掩月江天暝黑急棹而渡登岸輕
掩賊軍夏公順陳公正孫瓌徐度諸將悉降大軍長驅至西小江
與宏軍夾水而陣頻日戰勝前進圍城駱朱闕黃朱牧皆先降乙
巳年敕小將軍焦居璠和喻罷兵光啓丙午歲再征而取越中平

隴西公權知觀察處置武肅王遂權知杭州事洎明年敕使至授本州刺史管內招討安撫等使始有吾國矣

董表儀家在沙河塘東嘗欲撤屋掘土陰陽人云太歲居此方不可與工既而掘深三尺許得肉塊漫漫然董惡之投諸河後亦無禍

唐光啓中潤州大荒亂有居民家蓄米絕多可一斗五百文先定價後人擁候開倉倉中悉化爲小螺子人皆驚怪有收盛分去者至今有收得此螺子愚亦曾見

武肅王欲於錢塘江捍堤苦於怒濤所擊遂構思爲詩祝之意如假借明日愈攻西岸憤發於壘雪樓架三百弩射之潮頭爲之斂去便命下石籠樹巨木其塘遂成

江西鍾氏既滅第二十子匡範同母氏遂歸於國城武肅王優禮居通越驛範獻雲鶴通離水犀帶一云本玄宗御玩遺在西川

客獻傳常寶之又獻玉孟嘗覆五雀雛於孟下熾炭久燒火退揭看雀雛飛矣武肅王回帶賜錢二萬緡因登碧波亭命之試驗方繫行水開七尺許至瑞石山上岸大爲驚賞

湖州自李師悅薨後高彥爲牧天祐丙寅卒武肅王以其子澧嗣之澧性麤暴括諸縣民戶三丁抽一立都額爲三丁軍因人言三丁軍思鄉圖反澧召聚一時斬戮初州南有漁人採捕至一高塘蘆葦夾道漁者捨舟行百餘步見一大古宅登堂見一人頭荷鐵爐炎炎火起呼漁人曰汝勿奔走寄語澧吾是黃巢天遣吾誅戮天下爲不入湖州藉汝之手速殺人

武肅王創業艱難人所知矣恆以危枕而寢稍睡濃枕偏則寤嘗輪錯諸院孫敏利者老姥監直更廳一宵銀枝燈有大蜥蜴沿油缸而噏視之將竭倏然不見亦不爲意明日王曰昨夢飲麻膏充腸而飽是何祥也宮中或有對者王微哂而已

武肅王天祐丙寅思欲拓捍海塘先是江心有石卽秦望山脚橫
截波濤中出崔巍然時商旅船到此強爲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
此爲羅刹石我國八月既望必迎潮設祭必運樂又鼓舞於此上
尋命更呼鎮江石開平已來沙漲遂作木欄圍頂今亦存焉今祭
江亭是也

雜纂

與今本互
有出入

卷上 李義山

必不來

窮措大喚妓女 醉客逃席 把棒呼狗 客作偷物請假 追

王侯家人

不相稱

先生不甚識字 貧斥使人 窮波斯 不解飲弟子 瘦人相
撲 社長乘涼轎 瘦雜職 病醫人 老翁入倡家 屠家看

經 肥大新婦

羞不出

新婦失禮 師姑懷孕 初落解 相撲人面腫 奴婢偷物敗
犯姦 富人乍貧 重孝醉酒 子女豆癢

怕人知

攝官繫街 犯人愛寵 匿人子女 賊犯贓物 國忌動樂
親情犯罪 透稅

相似

老鴉似措大飢寒則吟 窮親情似破袖肘常自出 婢似貓兒
暖處便住 京官似冬瓜暗長 印似嬰兒長長隨身 饅頭似
表親獨見相親 燕子似尼姑有伴方行 縣官似虎狼動則傷
人 尼姑似鼠狼入深處 樂官似喜鵲人見不嫌

不嫌

徒行得劣馬 飢得糲食 久貧得薄酒 行久得坐次 行急得小船 遇雨就小屋

不如不解

措大解音聲解則廢業 婦人解詩解則犯物議 劣奴識字識則作過 僧人解飲酒解則昏教 子弟解燒煉解則破產 士人解手藝解則卑汗

惡不久

夫婦爭小事 罵愛寵 大僚門客發怒 賊濫官打罵公人 姦汗僧尼罵行童

遲滯

老長官上任 佐官勾迫人 謁致仕官 新媳婦見客 休宦後出入 窮漢釀率 老剩員傳語 貧家作會 孕婦行步 不得已

忍病吃酒 掩意打兒女 大暑赴會 汗流行禮 爲妻打罵
愛寵 忍痛著灸 爲人梳頭 窮寺院待客 被勢位牽率

失本體

不學發遺書題失子弟體 弔孝不哀失凶禮體 不收拾碗器
家事口中不喃喃失老婢體 送客不下廳不安排椅榻失主人
體 不關腰不持刀砧失廚子體 不點檢學生作課失先生體
不口打口罵失節級體 早晚不禮拜念佛失僧尼體 早晚
不點察門戶家私失家長體 僕子著鞋襪衣服寬長失僕子體
不聽呼喚不會傳語失院子體 逃席後不令傳語謝主人失
賓客體 唱小喏行步遲緩失武官體

惱人

遇佳食味脾家不和 終夜歡飲酒尊卻空 賭博方勝油盡難
尋 牽不動驢馬 相看上司忽然背癢 淘井漢急尿尿 著

不穩衣服 扇不去蚊蠅 遣不勤窮親情

隔壁聞語

說所送物好還麼必是不佳 新娶婦卻道是前緣必是醜 說食鱸恰好必是少 說太公八十遇文王必是不達 說食祿有地必是差遣不好 說隨家豐儉必是待客不成禮數 說屋住得恰好必是小狹 呪罵祖先必是家計不成

不窮相

駿馬嘶 蠟燭淚 栗子皮 荔枝殼 堆垛錢米 遺下花鈿 鶯燕語 落花飛 高樓吹簫 念書聲 搗藥碾茶聲

謾人語

說風塵有情 說燒煉致富 說在官課績 說上位見知 說所入莊課 自說勤苦讀書 說愛寵年紀小 窮縣說官況 誇說器皿價例

酸寒

山縣移市 村縣喝道 書齋作會 村縣待賓 牛背上吹笛
驟鳴村中 村漢呼雞 村漢著新衣 乞兒打驅儼 散樂
打單枝鼓

不快意

鈍刀切物 破帆使風 鱸醋不中 築牆遮山 樹陰遮景致
花時無音樂 暑月背風排筵 夏月著熱衣服

反側

出門逢債主 少人物未還 犯人家諱忌 犯人家婢妾 去
人家失禮 撞見仇家 醒酒後說醉時語 誤說他心中諱事
煞風景

松下喝道 看花泪下 苔上鋪席 斫卻垂楊 花下晒裊
遊春重載 石筍繫馬 月下把火 步行將軍 背山起樓

果園種菜 花架下養雞鴨

難容

僧道對風塵笑語 客作兒惱婢 少去就客 僕人學措大體
段 卑幼傲尊長 發怒對長官 吏人學書語 虞候攙語論

不忍聞

落第後喜鵲 旅店秋砧聲 孤館猿啼 市井穢語 做孝聞
樂聲 少婦哭夫 夜靜聞乞兒聲 纔及第便卒

虛度

好時節徧迫 花時多病 好家業常廝吵 閨宦娶美婦 貧
家節日 好景不吟 好廳館不作會 貧家好花樹 富家不
會使用

不可過

夏月肥漢 入舍妻惡 窮措大舉選 嚴惡人家奴婢 遇著

惡同官 守令發人家私事 大暑涉長途 對粗俗人久坐

意想

冬月著碧衣似寒 夏月見紅似熱 入神廟若有鬼 腹大師
尼似有孕 重幙下似有人 過屠家覺羶 見冰玉心中涼
見梅齒軟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罵 打毬墜馬 對大僚食咽 僧尼新還俗
做客踏翻臺卓 說主人密事 對丈人丈母唱豔曲 嚼殘魚
肉歸盤上 對衆倒臥 橫筋在羹碗上

悶損人

局席辦請客不來 不喚自來 酒醉喝人 出門逢債主 物
賤無錢買 大暑逢惡客 攪索人守著門 與仇家對坐
不達時

不相稱強學時樣妝束 下賤人前談經史 向娼婦吟詩 認他高貴爲親 入境不順風儀 將男女赴筵 隔席和人唱殘食還主人 誇男女伎倆 將主人酒食做人情 筵上啜醋聲 筵上包彈品味 獎男女嬌駸

無所知

與寡婦往來 喫他飲食不謙讓 借他物令人取 得人恩不思報 向人花園採花菓 入人房閣取人物看 食後不起妨主人 窮漢說大話 家貧學人富 作客自呼賓 問主人魚肉價 暑月排筵久坐 家貧不守己

癡頑

有錢不還債 知過不能改 見他言語強拗 自不知責人過 說話不信 把酒犯令不受罰

少知塵俗

狎近小人 合姓稱名 和鋤把筋 未語先笑 攪人語病
搥胸打背 學市塵語 牽曳衣衫 筵上亂叫喚 著鞋臥人
牀 覷人不轉睛

愚昧

見人強笑 背面說人過 講他人惡事 棄家酗酒 說人家
密事 聞善不記 鬪作他人 黨妻兒罵人 圖他酒食作證
人 說六親過惡與外人 三頭兩面趨奉人 父母在索要分
張 會聚不識尊長位次

時人漸顛狂

無因依妬毒讐記他人 酒後呼鬼神 孝子說歌令 重孝鬪
雞走馬 讐記恩門 長大漢放風箏 養閑漢出入 賣田業
了吉凶 帶神擲杯杖 將田地與人作保 婦女出街坊罵詈
非禮

呼兒孫表德 母在呼舅作渭陽 呼他兄作家兄呼他弟作舍弟 客穿人房間 對父母呼妻弟 聽妻話怪尊長 傲慢尊長不拜 祭亡人卻動樂

不祥

臥吃食 無事嗟嘆 寢如尸 薦上座 露頂吃食 對日月大小便 未食碗中先插匙筋 臥牀上唱歌曲 奉父母作呪誓 婦人髮垂下不收 露頂寫字 搥胸罵人

枉屈

好父母無好子 好兒無好妻 好女無良人 有錢不會使 好衣不會著 向口惜食 家富不追陪 向身惜衣 好廳館不洒掃 有正帛不裝著 男女長成不教 好閑廢業 好顏色不解正配 惜錢有病不醫 家藏書不解讀

須貧

家有懶婦 早臥晚起 作債追陪 養子不及父 狼藉米穀
倉庫不點檢 拋散飲食 莊園不收拾 多輸愛賭 謾藏
住不堪物 棄業逐樂 物貴爭買 遮蓋家間作非爲事 家
事不愛惜 物賤算分文不買

必富

勤求儉用 見藝廣學 不迷酒色 不取債負 不嫌粗辣
愛惜家事衣服 耕種醞造及時 婢妾解機織 錢物出入有
簿曆 算計買賣不失時 及時收藏 檢束家計不作踐
有智能

立性有守 密事藏機 交接有志人 爲客善談對 臨時有
心機 有疑問人 酒後不多語 接論知古今 回避他人諱
不習賤事 入門問忌諱 入境問風俗 尊敬德行人 小
人不親近 不共愚人爭是非

失去就

卸起帽共人言談 袂衣出門迎客 不敲門直入人家 主人未請先上廳坐 席局上不慎涕唾 主人未揖食先舉筯 探手隔坐取物 衆食未了先卸筯 開人家盤盒書啓 罵人家奴婢 鑽壁窺人家

養男訓誨

一曰習祖業 二立言不回 三知禮義廉恥 四精修六藝
五談對明敏 六知尊卑威儀 七忠良恭儉 八孝敬慈惠
九博學廣覽 十與賢者交遊 十一不事嬉遊 十二有守
十三遇事有知識

養女訓誨

一曰習女工 二議論酒食 三溫良恭儉 四修飾容儀 五
學書學算 六小心軟語 七閨房貞潔 八豔詞不唱 九聞

事不傳 十善事尊長

強會

見他文籍強披覽 見他鞍馬逞乘騎 見他弓矢強彈射 見他文字強彈駁 見他著衣強問色目 見他人家事強處置 見他鬪打強助拳

無見識

不問道理隨人做事 不說事因先罵人 做賤劣人伎倆 俗人學僧家道場 遇事不分別是非 習工藝之事 不量能解使人 縱兒子學樂藝 不識字自撰 縱兒子籠養 男兒學女工 要小下便宜

十誠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暗黑處驚人 不得陰損於人 不得獨入寡婦人房 不得開人家書 不得戲取物不令人知 不得

黑暗獨自行 不得與無賴子弟往還 不得借人物用了經旬不還

卷中 王君玉續纂

奴婢相

添餅滿 挑燈長 放物當路 翻著衣裳 扱卓子高 吃乾

飯 疾睡著 剪燭短

凡惡

裹假紫頭巾 繫古樣腰帶 瀝酒作呪 談話啞眼 吃豬臟
夾子 著繡鞋 敲卓子唱文序子 說大官是親情 好看相
撲 上馬扞手祇揖 說著大官後扣頭

易圖謀

鄰舍貓兒 小兒手中物 卑官古畫 上元夜出軍家口 取
債人物業

難奈何

恃寵婢 有錢惡妻 咬人馬 破活鮎魚 被裏狗蚤 解隱
形賊

不識羞

下第後人入期集院 新女婿渾身著新衣 被妓不采後強門
前過 低價物作貴價 賭輸誇口 不請喚來撥坐 誇妓有
情 邊臣添兵權 誇妻端正 酒食店得筆帖

不濟事

將女嫁內官 仕賭擲渾花 飯後請吃茶 持齋日作客 打
殺人後戒酒 無錢斷賭 大斧傷人手摩挲 臨死許修善
斷案了教到 戲行借得鞍乘 酒盡伶人來 臨老了及第
落解後試官道好程試

暗歡喜

丈夫鬻販違歸 賭錢割地位多一 賣棺闖人病重 同行拾
得遺棄物 少男女聞女使懷妊 舉人薦緘緘達試官 磨勘
選人橫門逢見院子點頭

不得人憐

率死虔婆 釘手劫賊 偷食貓兒 咬人犬子 不孝義兒
別人家齧孩兒 使性氣乞兒 不成器子弟

趁不得

步行尋下水船 驚馬脫籠 伴病起人吃飯 與村樂官合曲
少經紀後課錢 捉雞貓兒 班行與文資磨勘 醉漢蹴踘
斜日照人影

無憑道

山縣更鼓 遣人改官 秀才應舉 低手圍碁 醉後許物
牙郎說呪 初學卜人斷災福 不封底鎖 託魚雁傳書 無

神通廟裏杯筵 子女歲數

不數料

惡文章嫌科名低 老漢恨妻醜 嫌舉主不才 不解作客歎
沈滯 老子弟爭行首 惡札人愛使牋紙 客作兒嫌人家茶
飯 大將妻要人呼縣君 巧人作事拙人不伏 押君借差噴
人不喚使 低基人要與國手下基 牙校使人雙控馬

愛便宜

不取錢官人賤買物 賭錢輸人稍著 共喫菓子揀大底 騎
別人馬遠出 好使短陌錢 將生鐵博針 共臥把自家被在
上 寄槽養馬 將蝦釣鼈 畜養母狗雌貓

過不得

出救限災傷狀 賃房欠房錢 鞋綫穿繡針 夫妻反目 狹
巷騎馬逢車子 臨渡無船 省試落韻 逢大官節

難理會

波斯念孔雀經 醉漢寐語 杜撰草書 兩人抽斜說話 古
篆碑額 抽亂苜蓿 經紀人市語 短舌人罵詈 欠債無要
約 啞漢做手勢 遠從兄弟服紀 大官侵占鄰人田地

不識遲疾

急如廁說葛藤話 留未食人吃茶 喚老娘逢人請名 留走
馬天使還賭賽 判狀救火

冷淡

念曲子 說雜劇 吃素冷淘 齋筵聽說話 軍下人戲 無
妓逃席 村伶打諢 吃水晶鱠不用醋

不識好惡

失火處乞麸炭 岸上看人溺水 看斬人賞僧子好手 投事
望人遣表 貧子去燈心皂筴鋪上乞錢

左科

鄭州出曹門 上廁回嗽口 應舉下第授借差 下汴尋上水
船 喚人爺作大人 喚自己作足下 丈母牙痛灸女婿脚根
問人及第道甚年上叨忝

好殺合

老妓嫁富商 曹司出職 應五六舉進士高等及第 猛將成
功 貪官致仕

琅璫

沒折合雜劇 拖白舉人 刹竿上旛 侯白船家 逃走帶料
村妓唱長詞 醉漢褪襠

惡行戶

暑月忤作家 世代劫墓 行法劊子 屈曲賃房
少思算

低基趁手下 無錢挾妓 荒唐舉人俊 癡兒俊爺錢 借物
當賭

不相

水手奄殺 夫子逃學 師巫斃死 縣尉著賊 知班失儀
孝服上著銀帶 草屋上安獸頭 油畫屎桶

自做得的

木匠帶枷 館殿書啓 師姑袈裟 冶人鍋釜 服內懷孕
和尚犯戒還俗 著某頭撞

好看

高樓上見人家失火 五花斬人 岸上看遭風船

輟不得

問患脚人借鞍乘 廚子處借刀 就雨中人借傘 三伏手中
扇子 取課錢逢貧親作謁

少道理

不會禪和尚問答 無人證見論訟 老令斷公事 初學讀書
人策論 和尚撰碑記

好笑

對客泄氣 村妓妝梳 長人著短衣 婦人墜馬 口吃人相
罵

阻興

點心處饅頭來盡 訪妓有客 使風無帆 元宵寺門不得開
賭錢處燭滅 待遊山雨下

不可託人

相新夫 覓女使 買馬 往別州追妓 數不知數散錢
見和尚有五防

冬月不請去頭袖防夏月不搯 開襟懷中有文字防是上疏頭

上元節夜請檀施防圖謀人家口
愛玩弄人物防教化去
廳上回顧左右防說公事

四不憤

直殿壓京官
油餅壓骨頭
和尚壓道士
見初學人及第

三官怕

都監怕城門
提刑怕油餅

沒用處

過年桃符
破鞋襪
漏餅罐
折針

可惜許

好女嫁醜漢
慳人有錢
富商據名妓
新鞋袴蹴鞠
綵帛
鋪失火
歌妓被決
失手玉器
驢子吃牡丹

重難

溼瘡上吃棒
冬月飲冷酒
暑天赴公筵
陪奉著炙
許捨

身修寺 煉頂求福 陣上帶甲馬 臥棘針乞錢 大雨中送
殯 暑月檢尸首 冬月跣足乘騎

難忍奈

觀碁不得人教行 病起人忌口 腳骨上取箭頭 患腹泄人
尋廁不得

又愛又怕

村裏漢看弄神鬼 狗吃熱油 無裊漢上秋千

沒意頭

入山訪僧不遇 妓家誇會做生活 不祿底大官門前牽攏馬
卷下 蘇子瞻續纂

叵耐

監司聞部下賊濫事發 猾胥曲法取受 奴婢不伏使喚 見
非理論訟平人 知人去上官處損陷

自羞恥

和尚道士有家累 師姑養孩兒 應舉遭風水勝 在官賊汚
事發 說脫空漏綻

強陪奉

莊客隨有錢子弟 不飲酒見醉漢 做債對財主說閒話 入
國與蕃使接談 對上官說葛藤話 無錢人被人要賭賽

佯不會

對尊官饒某 假耳聾 初到官問舊來事體

旁不忿

村裏漢有錢 木大漢好妻 知無事業及第 庸常輩作好官
見善人被惡小凌辱

得人惜

初學行孩兒 善歌舞小妓 快馬穩善 俊貓兒不偷食 做

活計子弟 良僕妾 好書畫 有行止公人

不快活

步行著窄鞋 赴尊官筵席 入試裏窄幞頭 重囚被鎖縛
暑月對生客 妬妻頭白相守 村裏女壻裏幞頭

未得便信

賣鞭人索價 驢牙郎做呪 和尚不吃酒肉 醉漢隔宿請客
媒人誇好女兒

陡頓歡喜

窮措大及第 未有嗣生男 遠地得家書 有罪該赦 富家
兒乍入舍女壻

這回得自在

僧尼還俗 重孝服闋 不肖子弟乍無尊長 寵妾獨得隨任
將不了就不了

逃軍酒醉叫反 賭錢輸首灘 虔婆索錢大家領了

不藉賴

癩子吃豬肉 乞兒突好人 已欠債吏轉 合死囚妄引徒伴

戶目賒物

怕人知

配所人逃走歸 經販私商物 孝服內生孩兒 同居私房畜
財物 賣馬有毛病 去親戚家避罪

學不得

神仙 天性敏速 能飲啖 才識過人 有膽氣 臨官行事

遲疾

忘不得

父母教育 好交友 曾受厚恩 得意文字 少年記誦經史

會不得

福州舉人商量故事 諸行市語 番人說話 爭論訟無道理
上山無路 爲客少裏纏

說不得

有舉業偶程試疎脫 啞子做夢 教駿兵士落馬 作官處被
家人帶累 被人冤枉 醫人自患 奸良人陪卻錢物 私藏
物遭盜 賊賊被人轉取去 招箭入中箭 善相撲偶輸 閤
門舍人誤通謁

留不得

春雪 暑月盛饌 愛逃席客 下水船趁順風 潮水 猴猴
看菓子 窮人家春緜衣 城門發更後 大官得番後
謾不得

曹司對曉事官員 熟諳行市買賣 妬妻不會飲酒 靈利孩
兒換物

勸不得

服硫黃 病酒漢 愛賭錢人 醉後相罵 夫妻因婢爭鬧
兩竟人須要厮打

悔不得

賭錢輸 惡中酒 失口許人物 作過後事發 出語容易
少年不修學 遇好景不曾遊賞 遇好物不曾買

愛不得

見他人好書畫奇玩物 路上見名山水 隔壁窺美婦人

怕不得

陣上相殺 夏月餅師 有罪吃棒 相撲漢拳踢 射虎招箭
弄潮 竿上打失落 臺諫官言事

諱不得

健兒面上逃走字 屎桶 捉賊見真賊 小官祖父名 有罪

對知證人

改不得

生來下劣相 性好偷竊 謬漢好作文章 村裏人體段 好說脫空 好笑話人 還俗僧道舉止 愛說是非 貪財人愛便宜 婢作正室有舊態

雲溪友議

十二卷 此數條文句與今本皆有出入

唐范

攄

五雲 撰人

李筌郎中爲荆南節度判官集闔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惛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筌後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有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坐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此胡雛必爲國盜古

亦有然殺假恐生真矣則知安祿山生於南陽異人先知之也

志公曰兩角女子綠衣裳蟬蛻太行遊君王一止之月白滅亡歸曰兩角女子安也綠衣裳字也太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餘山果於正月死也後李邕周鼎曰權市人將畫圖繫馬不歸道遂

山下鬼環
上繫羅衣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漁父尙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掠新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顏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博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撫愚妻觀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旣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二十疋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委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後遊蜀至寶雞西界館窆一旅逝之人天下譽爲君子之道也書板爲其記耳予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署聞呻吟之聲潛聽面微愷也乃於閤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強面對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眊眊叩頭久面復語唯以殘骸相托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面逝予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禮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臨歧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沒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伸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廖君自西蜀回取東川路還至靈龕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飮啜熊鹿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如此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至相別悲啼又贈畫縑錦一駄其價值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綰秀才卽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敘平生之弔所遺之物終不納焉

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辭曰僕爲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
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逾一驛尙未分離
廖君不顧其物驛將竟不挈還執袂各恨東西乃棄於林野鄉老
以義事申州州以表奏中朝其文武宰僚顧識有方共爲導引明
年李侍郎逢吉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勤華夷皇唐之義士也
其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於極職克勤名義與廖君
同遠矣

明皇代以楊妃虢國寵盛宮娥皆頗衰悴不備掖庭常書落葉隨
御溝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
人顧况著作聞而和之既達宸聰遣出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
號焉和詩曰愁見鷺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
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拏來葉上乃有一

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
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范陽獲其所退宮人覩紅葉面
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
訝焉詩曰水流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雲溪子昔遁西霞峯厥氣方壯嘗遇玄朗上人者乃南泉禪宗普
願大師之嗣孫也朗公或遇高才上智者則論六渡迷津三明啓
道此滅彼住無榮絕辱也或有愚士昧學之流欲其開悟則吟以
王梵志詩梵志者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爲名其言雖鄙
其理真歸所謂歸真悟道狗俗乖真也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
了卻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天公未
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無食令
我飢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衆生肉形殊性不殊元
同一性命只是別形軀苦痛交他死將來作已須莫教闔老斷自

想意何如又曰多置莊田廣收宅四鄰買盡又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聲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粗行出家兒心中未平實貧齋行則遲富齋行則疾貪他油煑鎚愛若波羅蜜飽食不知慙受罪無休日又曰不願大大富不願大大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大大因所願至如此真成上上人又曰良田收百頃兄弟猶工商卻是成憂惱珠金虛滿堂滿堂何所用妻兒日夜忙行坐聞人死不解慙思量貧兒二畝地乾枯十樹桑桑下種粟麥四時供父娘圖謀未入手祇是願飢荒結得百家怨此身終受殃又曰本是屎尿袋強將脂粉搽凡人無見識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此是最冤家又曰生時不共作榮華死後隨車強叫喚齊頭送到墓門回分你錢財各頭散又曰衆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唯欺謾口中佯念佛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關鬼見拍

手笑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
屏風客來卽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勸君莫殺命背而被
生噴喫他他喫汝輪迴作主人又日照而不用鏡布施不須財端
坐念真相此便是如來大皮裹大樹小皮裹小木生兒不用多了
事一箇足省用分田宅無人橫煎蹙但心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
身難孤獨未死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不聞不
哭我亦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又曰世間何物貴無價是詩
書了了說仁義愚夫卻不知深房禁婢妾對客誇妻兒青石甃行
路未知身死時

談選十

萬物之理雖有所謂易知事變之起亦有所謂難測易知者常也
難測者變也君子道其常而已變則在所不論世之所謂常者皆
能言之或不明其所以此疑誕所自而生焉因摭所聞以析厥理

有生斯有化有形斯有變釋氏謂溼生化生之類皆可以理而推然無情者能變而爲有情若腐艸化爲螢陳麥變爲蝶之類是也有情者或變爲無情若婦人化爲石山蚯化爲百合之類是也蛇化爲雉形故不相若也雀化爲蛤迹固不相類也不知者或以爲異殆非造理者爾

陰陽之氣行乎天地之間其相薄也則感而爲雷激而爲霆其偏勝也則怒而爲風和而爲雨故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霓北方之氣雲雨雹霰雪中央之氣露是以陰凝故雨墜爲雪雪者水氣也陽氣蒸於九泉之下洩而爲雲山雲艸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波各從其類耳

北方之氣寒東方之氣風自北自東者風寒之氣也故能爲雲爲雨風高者道遠風下者道近不鳴條枝者四十里折大枝者四百里折大木者五千里三日三夕者天下盡風二日二夕者天下半

風一日一夕者其風行萬里

水旱之變與天地震日月薄食皆出於常數常數亦不能無舛有所謂遭之者不能也凡天地囿於有形之中不能遁其數卽數以觀象斯可以前知今夫積躔度之數則知日月食辨五雲之物則知水旱變昔張衡作地動儀事無不驗抑又可信矣平治之世有之而不爲災者常數然矣堯湯水旱是矣邪世或數見積數至此而德不足以勝之此所以不能無災也春秋所書是矣此皆以天時言之者也其所謂桑穀爲祥熒惑退舍又在夫修人事以應之而已

堅土之人肥壩土之人大砂土之人美垆土之人醜此造形者未始不由乎土也險阻多瘳岸下多楮木氣多偃水氣多瘠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暑氣多天寒氣多壽陵氣多貪廣氣多仁此土之所產各以其類者也太平之人仁東方也丹穴之人智南方也太蒙

之人信西方也。崆峒之人武北方也。此四方地氣形之不同也。卉木皆感春氣而後發生者。以木旺於寅卯然也。獨梅開以冬。其故何哉。蓋東方動以生風。風生木。故曲直作酸。則酸者木之性。惟梅之味最酸。乃得氣之正。北方水爲之母。以生之。則易感。故梅先衆木而華。

潮者太陽太陰鼓怒之氣所起。蓋日月運行。陰陽鼓怒。朝夕爲常。故潮來有信。自朔至望。月去日漸近。陰氣微而潮向小。朔望之後。自初三漸大。至十八最大者。潮所從來遠三日而及此也。仲夏海無潮者。陰氣至微。不能自致。仲秋最盛者。陰陽氣均而陰方壯。鼓怒之勢雄。故也。

常言謂雁爲孤。而不及雙。謂燕爲雙。而不及孤者。蓋雁屬乎陽。而燕屬乎陰。陽數奇。陰數偶。如斯而已。

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蹄拆。陽病則陰勝。故馬病而臥。陰

病則陽勝故牛病而立馬陽也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

霹靂之下必有楔柿木中間多有文磁石能引鐵伏苓善碎瓦石脾入水卽乾出水卽溼獨活有風則息無風則動擬物理有如此者

犀有通石有暈木有瘻以取妍於人世皆寶之斯亦物之病器用爲之什物者蓋成周軍法以五人爲伍二五爲什供其器物故器用通爲之什物

文選擔石之儲先儒謂齊人名小罌爲擔又謂江淮之人以一石之重爲擔予竊以一石之重者爲當理

雙陸之戲最盛於唐當武后時宮中夢雙陸不勝則唐人重此戲可知今人多不能者蓋亦名存而實亡嘗考其技凡白黑各用六子乃今人所謂六甲是也何以知其然昔人有對云三箇半升升

半酒兩行雙陸雙碁卽是所以知之

熙寧末洛中有民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誌其夫墓之文予愛其文理高明雖作者無以復加故錄於是集文曰漢進士曹禋墓誌銘君姓曹氏名禋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二十八歲兩策不舉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無不哀其孝友嫻睦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是耶惟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尙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何復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憂

醫之爲術乃人之司命不可以妄意爲須心中曉然指下明白以

形證脈以脈究病按指當有法而指無太適視病必詳推然後察人之虛實視時之寒煖強弱氣殊肥瘠體異以至風土異宜賦受各稟如西北之地山廣土厚其俗所食黍麥梁肉故其稟若壯而多風痺之疾東南之地土薄水深其俗所食粳稻魚蝦故其稟受差弱而多脾胃之病苟能察此用藥則亦庶幾乎

寇萊公與丁晉公同在政事堂日閑論及天下語音何處爲正寇言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遠各有方言唯讀書人然後爲正

忠獻韓公素擅輕財好施之德一日帥定州道逢鄉里一經生坐擢公顧左右適無物乃以所用銀掬水可及百兩與之經生回中途又遇一擢客生曰公途中乏物止有一銀掬水我已得之矣幸子勿往客訴以勢不可已經生乃斷其銀與客分而去蓋志誠能使入篤信如此

柳仲塗開赴舉時宿驛中夜開婦人私哭其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同驛臨淮令之女令在官恣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道爲僕所持逼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素負節義往見令詰其實令不能諱悉告柳柳忿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子除害僕至柳室卽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入叱問曰齋主人女爲婦是汝耶卽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往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通共食者乃其肉也林逋處士有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藥猶喜曾無封禪書當時見者頗高其節予竊謂逋自矜之詞此何足道蓋不務奔競者皆能之宋昭宣用臣卓有幹才元豐間掖庭水殿落成嘉致旣備偶失種蓮宋卽購於都城得器缶所植者百餘本連缶沈水底再夕視之則蓮已開盈沼矣其幹辦可謂精敏

浙西吳風村有吳子胥廟村俗訛舛相傳爲五卒鬚因塑其像卽

鬚分五處傍又有杜拾遺祠歲久像貌漫毀訛傳爲杜十姨一日秋成鄉老相與謀以杜十姨嫁五卒鬚河朔山東之俗以絳帛裝一婦女掛於神物祠事之號九天玄女謂其稱故懸之江浙間多事一姥曰利市婆官或言利市坡乃神所居地名非婆也或謂鄰縣令死而爲神又不知何緣得此名也

說郛卷第五終